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序

撫本禮記鄭注者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本為元和顧千里之從兄抱沖氏所藏予轉借影寫一部又慮其僅存之易絕也以墨於板仍取世行各本校讎出入為之考異凡經文與開成石本每合明嘉靖時有單行經注本又相臺岳氏有附音本互相不同撫本為近之矣又明南雍有附音注疏本乃俗本之祖而譌舛滋多今所論說祇以明是非差隱者至於

撫本旣是而又較然易知不更詳著或各本以外於正義釋文具得顯證則稍稍載之與夫本並無誤而後人不察輕爲譚議致生枝葉若柯山毛氏之輩連類所及亦刊正焉願將來治此經者有以覽其得失也嘉慶十一年八月陽城張敦仁序

南雍本世稱十行本蓋原出宋季建附音本而元明閒所刻正德以後遞有脩補小異大同耳李元陽本萬歷監本毛晉本則以十行爲之祖而又轉轉相承今於此三者不更區別謂之俗注疏而已近日有重刻十行本者款式無異其中字句特多改易雖當否參半但難可徵信故置而弗論其北宋所刻單疏見於玉海卅九卷有[illegible]禮記疏

一條云二年六月已巳祭酒邢昺上新印禮記疏七十卷是爲正義元書未知今海內尚有其本否曲阜孔氏別有宋槧注疏本每半葉八行經字每行十六注及正義雙行小字每行廿二每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云云亦七十卷計必南宋初所刻向藏吳門吳氏惠定宇所手校戴東原所傳校者卽此也與日本人山井鼎所據亦爲吻合而彼有缺卷矣惜今未見將屬孫淵如就近借出行且更刻之附記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上

陽城張敦仁

曲禮上

岳本十行以來本皆同此唐石本無上字嘉靖本亦然案有者出於正義無者出於釋文各見本書又案但於下題之自足分別不必預題上也釋文是以矣檀弓雜記同

注晉舅犯

嘉靖本同此岳本十行以來本舅皆作咎釋文作咎案今正義中字作舅是其本如此也

分爭辨訟

唐石本初刻辯後改同此釋文作辯案禮之用字以辯爲徧其辨訟字作辨乃相別此唐石本必磨改之意也嘉靖本同此岳本作辯非俗注疏本辨辯多錯互尤誤

供給鬼神

唐石本初刻同此後改共釋文作共

是故聖人作

唐石本故作以

注尤輕佻志利

各本佻作

恌唯傳校葉鈔釋文作恌與此合

二十曰弱唐石本二十作廿下三十作卅餘盡如此案此五經文字所謂廿今以爲二十字卅今以爲三十字者也他本皆不爾

注安定其朓衽也嘉靖本岳本安定皆作定安山井鼎所據宋板注疏亦然讀定字逗安字下屬

注爲其失子道嘉靖本同此岳本十行以來本子下皆衍之字

注不衣裘裳便易案正義云又應給役若著裳則不便云云是此句中無裘字明甚有者衍耳

注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毛居正六經正誤云注武字當作布蓋上句注已云武迹也此注釋布字義不當又云武今案其說非也此注總解布武亦不容單舉布字乃衍武字耳不複出經文注例前後如此者多矣岳本於武上增布字亦末是

必加帶於箕上唐石本初刻于後改同此釋文亦是於字

注

宜問其安否無恙案釋文以不恙作音正義云宜問路中寒熱無恙是釋文本作不正義本作無也當皆無安否二字山井鼎曰古本無此二字卽據正義去之耳又下篇注謂道中無恙亦正義無釋文不

毋勦說岳本勦作勦岳所改也本於曹憲博雅音今案釋文從力唐石本亦從力五經文字力部云勦見禮記經典之字類皆假借惡容執勦勞一訓輕議改易且勦字說文刀部所無岳所改誤

注睇盻也盻當作眄此撫本之誤毛居正曰眄作盻誤釋文作眄莫遍反建本注文作眄音同案毛所校者其監本也誤與此同經典相承隸省眄作眄見五經文字今各本作眄

注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案正義複舉此注無士字又其上云今此明卿大夫與客燕食之禮其下云皆是卿大夫燕食也亦不言士詳注下文宜放公食大夫禮則此句正義本無士

是也其連言卿者上大夫卿耳又案賈疏公食大夫引此注有士字或當時有二本與 注客不降等則先祭十行以來本不作若誤 注憂不在私好十行以來本此下皆衍情不正之言五字嘉靖本亦然因岳本取正義語附載之遂誤入鄭注耳 疾止復故唐石本初刻止作至後改同此案初刻誤也 注弨杷中各本杷作把釋文作把蓋據之改也儀禮大射注弨弓杷也嚴州本字亦從木與此正同皆於釋文不台乃宋時俗作 注取其鐏地俗注疏本地作也誤下句取其鐓地同詩小戎正義所引兩字皆作地可證凡嘉靖本岳本及十行本初刻皆未誤 注聘禮曰君有言君當作若此撫本之誤各本誤與此同惟山井鼎所據宋板不誤今未見也 注如亨禮各本亨作饗誤山井鼎所據不誤與此同 升降不由

胙階 唐石本磨改胙字其初刻不可辨

頭有創則沐 唐石本初刻瘡後改同此案初刻誤也

注皆謂傷恩也 謂當作為此撫本之誤釋文以皆為作音今各本不如此山并鼎所據誤與此同

前有摯獸 唐石本初刻鷙後改同此案初刻誤也

注大夫有名惡 正義云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云云案據此則正義本是石字今各本乃依其說改正也

二名不偏諱 毛居正曰偏本作徧與遍同注云云正義云云今本作偏非也云云今案毛說非也唐石本作偏不作徧釋文不為此字作音以前後徧字音相例可知此作偏矣正義亦無作徧之意其鄭云不一一諱者乃以一解偏蓋一一者皆偏有其一者也毛誤讀注及正義造此臆說又引舊杭本柳文以實之不知柳自作偏唐律謂之偏犯疏議云偏犯者謂複名而單犯舊杭本特譌字耳岳氏

沿革例踵其說云合作偏又云不敢如蜀大字本與國本輕於改也是在宋時竟有因誼父之言而輒改經文者其爲誤不淺又檀弓下同此文亦可證

注謂二名不二諱也 下二當作一一

注爲有事於高祖 案正義複舉此此撫本之誤毛居正所校監本亦然今各本不如此注爲作謂是也各本誤與此同山井鼎曰古本作謂依正義爲之耳

注舊謂規也 謂當作猶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曲禮下

注僻僭儗也 僻當作辟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注若子路帥爾而對 嘉靖本十行本及山井鼎所據皆與此同岳本俗注疏本帥作卒

注扱一衽 一當作上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注皆爲自貶損憂民也 各本爲自作自爲誤釋文以皆爲作音可證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

注衆謂軍

師軍當作君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正義引熊氏云祇得死君之師眾可證山井鼎所據與此同亦

誤注予一人嘉之 各本予作余今案各本非也此當經文作余注引覲禮作予前經不敢自稱曰余小子經固是余字矣後經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疑亦是余其誤與此經同也此經正義本當未誤故玉藻正義云其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者案曲禮下云天子曰余一人予不同鄭注曲禮云余予古今字耳蓋古稱予今稱余其義同孔之所言最為明晰此正義中予非舊也釋文本亦當未誤故經無音注予有音次第在音注皆擯之下云予一人依字音羊汝反鄭云余予古今字則同音餘陸之此言亦謂讀注所引覲禮之予同禮記此經之余也其在儀禮之予仍依字讀羊汝反而無音矣若此為音其經則次第當在上且又必當曰依注音余或曰此音余出注始合前後之例今皆不然可知其為音

注無疑唐石本作予乃當時經已有譌者耳如豚曰腯肥以注引春秋腯字爲經字經注遂不可通是其比也而岳本以來復改此注之予以就經失之甚矣山井鼎曰古本經作余又曰注作予與覲禮合彼直據覲禮改注又據注改經耳凡其古本異同之近是者大抵此類茲亦聊出之

注祝告至于鬼神辭也 各本至作致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

司草 俗注疏本草作艸最誤凡俗注疏本字體不同此者大抵臆改今不悉出

相見於卻地 唐石本及各本皆作郤此撫本之誤又今釋文從卩蓋亦譌也

注眾介北面鏘焉 各本鏘下更有鏘字誤也山井鼎所據與此同毛居正曰跲作鏘誤興國軍本作跲是宋監本與此同今案釋文音經跲跲云本又作鶬或作鏘同七良反是正文有作鏘鏘注有作鏘焉之本非無出也但正文既從跲跲而注仍作鏘則爲歧耳聘禮作跲士

冠禮鄭注云行翔而前鴿焉可見蹌鴿鏘三文之非有異也毛居正泥鏘爲鏗鏘字未得假借之理正義所用本經注皆爲蹌字與或作者不同

注至親无夫 无當作無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注祿謂有德行 案正義云鄭知有德行云云是此句首無祿字明甚有者衍耳

注婦人之職 各本婦上有賤字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案釋文本有賤字又云本又有無婦字者以此訂之似當是本又有無賤字者但未敢輒定

檀弓上

頹乎其順也 唐石本初刻穨後改同此後經其穨不磨改爲錯出也

泰

注言居無常也 各本常下有處字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案釋文以常處作音故各本據增也

注以孔子不問 各本問誤作聞

注郰叔梁紇 各本梁作粱此蓋撫本之誤

注牆柳衣也 案此當衍衣字

下文飾棺牆置翣注之正義有明文不知者誤以彼注衣字入此耳注大事謂葬事也各本葬皆作喪案正義兩云喪事此蓋撫本之誤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唐石本初刻盍後改同此下文然則蓋行乎亦然案初刻二盍字乃依注改經之本也周公蓋附各本附作祔唯唐石本作附與此同案作祔者出於釋文釋文云蓋祔音父是也作附者出於正義正義標起止云舜葬至二蓋附下附字又三見皆同是也一附葬合葬祔祭合祭二事本不別故唐石本從正義本一用附一用祔也其釋文本合葬即作祔祭字是爲假借理得兩通俗注疏本因其經從作祔者遂盡改正義中四字作祔是爲以陸改孔失之甚矣後經衞人之祔魯人之祔唐石本仍同釋文作祔以此經決之正義本蓋亦作附而今十行以來本正義中字又爲人所改易也至於雜記之祔祭作附則鄭云讀皆

爲祔矣

彈琴而後食之

後當作后唐石本作后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飾棺牆置翣

各本牆下有注云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凡九字蓋他本取正義語附載之遂誤入鄭注也撫本初刻並無此九字最是脩板時誤於他本剜擠入之故其添補痕跡今猶宛然山井鼎云古本無此九字謹按下注云牆柳衣此注衍文云云與此初刻爲同矣

注如攝與

俗注疏本攝誤作襵案葉鈔釋文十行本正義中三見皆是攝字而俗本亦改成襵乃誤之甚者

注善子游言

且服

岳本此下有也字依釋文增耳

舉者出戶

俗注疏本戶誤尸自唐石本至十行本皆與此同

注春秋作戍

嘉靖本及俗注疏本戍皆作戌誤

有無惡乎齊

俗注疏本無作亡誤自唐石本至十行本皆與此同

司徒旅歸四布

此經唐石本以下盡同山

并鼎云古本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足利本同今案古本足利本非也唯經文如此故注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以明之若經文既有使字方字注必當云旅下士也布賻布矣何爲復贅使下士歸四方之云乎鄭注字無虛設豈宜有此且經文司徒下既有敬子二字注又安得單稱司徒以此言之足知其妄不過因正義以司徒爲司徒敬子遂輕於竄改耳其實正義所云或者別據他書兼可沿襲舊疏本末不具證驗未明尋其意旨專在難皇而已未可遽謂其本之經竟如古本足利本也少儀聽役於司徒正義引司徒旅歸四布亦其本自如此之一證或疑經止云四注何以知其爲四方此如覲禮路下四鄭云謂乘馬也彼經四承路下之下故解以乘馬此經四在歸布之閒故解以四方望文爲解注之通例也文王世子有一有元良注一人也亦其比矣古本之似是而非有如此者附辨以發其凡

注曾子言非 俗注疏本非作喪誤甚

注禮祖而讀賵 各本祖作祖毛居正云作祖誤是也此在既夕有明文

注主人之吏 吏當作史此撫本之誤嘉靖本岳本亦然十行本改爲史是矣在既夕有明文又雜記注不誤也

欲人之弗得見也 唐石本初刻弗作不後改同此

注三斷止之 岳本十行以來本皆同此釋文以上之作音唯山井鼎所據宋板注疏作上今未見嘉靖本作正又止之譌也

注虛之不合 嘉靖本岳本十行本皆同此俗注疏本改合爲令案作合之本已見於釋文正義所不必改者也

注椵柂 岳本假作椵是也今爾雅釋文作椵亦譌

注時人閒有弁經 此撫本之誤岳本十行以來本亦誤嘉靖本及山井鼎所據宋本閒作間爲是

注因且字以爲之謚 毛居正曰其作且誤是宋

監本同此也岳本亦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皆作其因毛說改耳案鄭言且字者前後注屢見又儀禮注亦屢見賈氏所疏具有明文毛不詳考輒加臆改誤之甚矣山井鼎所據宋板且下有一字衍耳而且則未誤也

檀弓下

夫入門右 唐石本初刻右下有北面二字後改同此案正義以為禮本多將鄭注北面為經文者古舊本無庾蔚亦謂非經文其言之詳矣此唐石本初刻及改刻之故也

注言在喪代之際 毛居正曰代作伐誤此撫本之誤與監本同嘉靖本亦然其岳本十行以來本不如此也

注穆伯之妻 各本脫之字

卒哭曰成事 唐石本初刻曰誤日後改同此

注虞禮所謂他用剛日者 十行以來本者作也誤

注日成事 日當作曰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先王之所難言也 唐石本初

刻所下有以字後改同此**退人若將隊諸淵**唐石本隊作墜各本與此同**注專猶同也**毛居正曰司作同誤建本作司案此說最誤正義云專猶同也爾當同此婦人與男子一處若婦女之賓爲賓位焉與男子之賓同處婦女之主爲主位焉與男子之主同處云云正義三言同處以釋注之同字其不作司的然無疑建本特爲譌錯誼父依之非矣嘉靖本十行本作司其出於建本與

注禮揚作騰嘉靖本岳本十行本皆與此同俗注疏本騰作滕下騰送也同案俗本非鄉飲酒義注云今禮皆作騰射義注云今禮揚皆作騰可證也儀禮古文作滕今文作騰見燕及大射二篇鄭彼經從滕而此注用騰者以訓送之字古文滕爲正若今文作騰是爲假借義得兩通賈燕禮疏云騰與滕皆是送義而其引此注字爲滕者取順彼經文又謂滕騰同字也此正義引彼經則作滕複舉此注則

作騰意亦謂騰賸同字十行本正義中尙未全誤俗
本盡依燕禮總改成賸似是實非者也又案燕禮注
今文賸皆作騰不誤大射注古文賸皆作騰古當是
今耳漢石經大射殘字作賸蔡雖當是今文但未必
合於鄭凡漢人中同習一家而
經字互異者多矣恐難以相決

其子戍 俗注疏本戍誤戍

夫子疾莫養於下 唐石本初刻無下字疾上有一字不可辨後改同此案初刻誤也

斂手足形 唐石本以下各本與此同釋文以斂手作音是其所自出也前經子游問喪具下此句唐
石本及各本作首彼正義云但使衣衾斂於首足形
體不令露見而已此正義云但以衣棺斂其頭首及
足形體不露是正義本皆作首不作手今案首也足
也形也是三事故鄭注彼經以體解形此經不注者
已具於彼也首言上之所始足言下之所終形言中
之所該斂法備此三者士喪可考然則正義作首爲

是彼經不見於釋文故唐石本仍作首而各本亦仍之以此相決或釋文本彼亦作手注敬叔

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正義云此後人轉寫鄭注之誤當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爲叔父云云是其誤而如此者久矣釋文無所見未詳其本之若何也注謂火燒其宗

廟各本火作人誤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使子貢問之岳氏沿革例云興國及建諸本皆作子路及考石本舊監本越上注疏本皆作子貢云云今案此於釋文正義無所見唯唐石本爲可據撫本與石本以下同者當是矣嘉靖本十行本皆作子路蓋出於建本而十行本之祖乃岳氏所謂建本有音釋注疏也興國軍于氏本今未見就岳所舉各條訂之絕少是者則可知其非善本矣注謂

賣舍宅以奉喪岳本舍宅作宅舍注亦節也十行以來本亦作示誤其正義

中標起止亦節至尺所尙是亦字而俗本并改爲示乃誤之甚者

子弑父凡在官者

唐石本及十行以來本官皆作宮嘉靖本岳本同此正義云此在宮字諸本或爲在官官恐與上在官相涉而誤也此撫本之誤即正義所言或本者

注衣當爲齊

嘉靖本十行本同此岳本齊作齋俗注疏本同正義云但齊字壞滅而有衣在案正義謂齊形近衣壞滅多筆其在者成衣字耳不謂初作齋字壞滅其外而中衣獨在也岳本所改者不得其意釋文云依注衣作齋音咨者禮記經注齊衰之字本亦作齋前已屢見故此竟據正字說之之耳必知齊爲是者以鄭據喪服見今彼文作假借之齊故也五經文字但云齋說文不見禮記注則張參亦從作齊之本下注姑姊妹在室齊衰與此注承接各本仍皆作齊即岳本亦未改矣

注繆讀爲木樛垂之樛

木當作不此撫本之誤不樛垂

據喪服傳正義有明文嘉靖本岳本十行本誤與此同其俗注疏本則已改正也

注覲天哀而雨之

案釋文以庶覲作音云音冀本亦作幾音同當是所據之本因改庶幾為覲而庶字長於覲上誤也曲禮下注云覲已後還上篇注云幸覲也王制注云覲其見新人有所化也皆不言庶此注正義無文蓋未必與釋文同矣

王制上士中士下士

唐石本初刻中下互易後改同此

注其位爵同小國在下

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爵字在位上誤案此讀當以其位斷句爵字下屬爵同與下句爵異相對正義可證也

注十二小卿也

案正義云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俗本誤也云云此撫本之誤卽正義所云俗本者又各本盡然蓋沿譌久矣

注抍四十九

此撫本之誤九當作六正義可證也

嘉靖本岳本及山井鼎所據皆作六其十行以來本誤同此

則賜也不過九命 唐石本初刻也下有大國之君四字後改同此

亦弗故生也 俗注疏本亦作示誤案注云亦不授之田云云正義云解經亦弗故生也作亦明甚唐石本以下至十行本初刻皆作亦俗本乃弁正義中改為示更誤

天子將出 唐石本初刻出下有征字後改同此案初刻涉下文而誤也

天子曰辟廱 唐石本廱字磨改其初刻不可辨或當是雍也

不殀夭 唐石本磨改殀夭二字其初刻不可辨

注天子乃日舉樂以食 十行初刻本舉下衍一以字俗注疏本因其不可通遂改樂下以字為侑誤甚

葬不為雨止 唐石本止字磨改其初刻不可辨

注晉侯夢黃熊入國 案此注正義本是熊字釋文本是能字孔之與陸意趣相違故熊能

二本當日並行而兩家各有所從也左傳昭七年之釋文正義亦復如此凡所論辨具於本書今詳賈逵左傳注作熊既是明文王劭亦定爲熊字又韋昭所解國語與左傳不異決當爲熊無疑至於爾雅之鼈三足能乃別說他事與此絕不相關其或因稱入羽淵之牽連爲一者非也所謂既爲神何妨是獸足以破之矣陸於左氏釋文和合能熊亦非是俗注疏本此文有改作能者但知有釋文不知有正義而岳本將所附釋文改云熊音能又音雄更全失陸意

注則無門闕之征征猶譏也 此撫本之誤毛居正曰多一征字是監本誤同也各本不如此

注使其材埶堪地氣也 毛居正曰蓺作埶誤案各本作藝此當依各本毛所改亦未是

注質猶平也 各本脫猶字

廢疾非人不養者 唐石本廢作瘕案說文疒部有瘕字但經典多假借注云廢廢

於人事蓋本不作癈唐石本未是也禮運廢疾者同

爲田九萬億畝 唐石本初刻億作萬後改同此案正義云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干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此初刻之所以作萬也正義又云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爲萬億鄭未注之前書本既爾云云此所以必仍改爲億也讀唐石經而訂其同異是非當依此類求之

月令

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案釋文以還乃作音正義云在孟春云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孟秋云還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云云是釋文正義二本皆作乃唐刪定月令亦向爲乃字孟夏孟秋孟冬皆同然則撫本與各本作反者蓋皆誤也近惠氏九經古義云呂氏春秋反作乃下同或云當依呂氏者是也其引繆天子傳天子還返

云還返連文月令是者非也穆傳不足據以證經

注蓋郊後吉辰也岳本及山井鼎所據宋板辰作亥此撫本之誤正義可證少牢賈疏亦可證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皆誤

犧牲毋牝六經正誤曰欠用字釋文用牝有用字建本有用字案其說是也正義有唐刪定月令亦有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注謂死氣逆生也岳本謂作爲山井鼎所據同此撫本之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亦皆誤

則雨水不時案正義云此風雨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云云是正義本雨水作風雨明甚釋文不見無可考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皆作風雨唐刪定月令作雨水

安萌牙岳本十行本同此嘉靖本俗注疏本牙作芽非也唐刪定月令作牙呂氏春秋亦然下注皆同

奮木

鐸以令兆民 案釋文以奮鐸作音考呂氏春秋作奮鐸淮南時則訓作振鐸蓋釋文本無木字者是也但無以知正義本之有否

注用竹簟曰扇 嘉靖本岳本十行本皆同此案葦通用簟見集韻七尾乃當時俗作十行本本正義中是葦字俗注疏本此注改作葦者是矣

注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 案古字有誤各本盡同蓋直字之壞正義云其應祀之特圭璧更易此犧牲讀以之句絕特下屬特者解直也應者解當也山井鼎所據宋板特作時誤字耳山井鼎又云古本古作告足利本同未詳其所出或因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引幣帛圭皮告于祖禰而爲之與

注鴽毋無 案毋當作母釋文云母無上音牟又如字毛居正曰如字者讀父母之母平聲則音牟今作毋誤是也正義云今此注母無母當作牟謂牟無也聲轉字誤牟字作母正義之意依爾雅牟爲

正故云爾其實牟母不異釋文得之各本注皆同此唯山井鼎所據宋板是毋字今未見十行本正義中母亦誤作毋而俗注疏本又將注及釋文正義中母無盡改爲鴇毋則誤之甚者

命野虞無伐桑柘各本與此同俗注疏本無作毋唐刪定月令作無彼前後皆作無故也呂氏春秋亦然淮南時則訓皆作毋此無字於前後歧蓋後人亂之下文無有敢惰同又無有所私亦當同

天子乃猝三公俗注疏本猝作帥唐刪定月令作猝彼前後帥皆作猝故也呂氏春秋亦然此猝字於前後亦歧俗本所改蓋是各本與此同非

注則就牧之牡而合之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牡作牝誤正義云故遊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在廐牡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二牡字今亦皆誤為牝而正義與注乃不可讀

注明出時无他故无當作無

以後同注顓頊氏之子曰黎十行本正義中皆是犂字蓋其本如此也俗注疏本
因改注中亦作犂其實作犂者但異本耳左傳作犂國語作黎左傳釋文有音此無音未必其本不作黎
也下其神同后土注同注徵五十四徵下當有數字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注祭醴
二此撫本之誤岳本及山井鼎所據二作三是也嘉靖本十行以來本誤同此命司徒巡
行縣鄙俗注疏本巡作循誤案唐刪定月令亦作巡唯呂氏春秋作循蓋或記於旁而遂誤耳
注舉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舉當作與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注古
者上公山井鼎曰古本作古者上公以下足利本同又或說詩假樂雲漢二正義引此注皆有以
下疑此脫今案非也此正義云雖爲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氏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是身爲百

辟又爲卿生唯其本無以下故云爾也其複舉此注亦無以下至於詩正義所引不妨異本也彼作古本足利本者徒見詩正義之說以下者甚詳以爲必當有遂取之增入而不察與此正義反相乖違也或說之誤閩與彼同凡若此者足以滋惑故聊出之嘉靖本十行以來本公誤古

則雹凍傷穀 唐刪定月令初刻涷後改涷今案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涷作霰然則涷暴雨也爾雅楚詞以涷水字爲之月令以涷閉字爲之於六書皆爲假借非暴雨正字乃作涷也又唐刪定月令初刻凡解涷以下無不作涷更涉此而誤

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岳本給作級案唐刪定月令亦作級後經孟冬云貴賤之等級又季秋云授車以級注以級等次也岳所改是矣此撫本之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誤皆同此呂氏春秋亦作級

土潤辱暑 各本辱作溽釋文云辱暑如字本或作溽音同十行本正義中

尚皆是辱字俗注注疏本始盡改爲溽字可知釋文正義皆不作溽字周書時訓解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乃是溽字正釋文所云或作本及唐刪定月令作溽可之所從出也各本失之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

以美士彊 彊十字行傳以校來葉本鈔彊釋作文疆亦誤是其彊正字義而中俗倘注皆疏是本與釋文盡改爲疆字失之呂氏春秋作疆淮南時則訓作壿高誘兩注以界畔爲義與鄭此注強欒之義絕不相涉唐刪定月令作彊字與此同依鄭義是矣

鷹隼蚤鷙 各釋本文盡云作亦鷙作蓺作案字此蓋獨非用也亦

注創之淺者曰傷 各淺本作與殘此誤同字岳耳本

注營室主武士 岳靖本本及十山行井以鼎來所本據士同作此事蓋案非正也義嘉曰案春秋元命包云營室星十六度主軍之糧可證其本作事不作士其標起止仍作上者誤耳下天子乃

命將帥講武注亦因營室主武士也各本作士當亦作事也

注入地圖曰實

岳本圓作隋㮚釋文以隋曰作音云他果反謂狹而長正義云隋者似方非方似圓非圓岳所改是矣此撫本之誤嘉靖本十行本誤同此其十行以來本正義云賁既爲隋圓圓行字因注文之誤而又誤增之也

師都載旜

岳本都誤旅

注鄉遂載物

正義引司馬職鄉家載物又引注鄉家鄉大夫也又云㮚周禮云鄉家今此注鄉遂載物者轉寫誤也既以師都爲遂大夫載旜無容故違周禮云鄉遂載物今㮚周禮有二本一本作鄉遂今賈疏者是也一本作鄉家此正義所引是也正義以此注作遂與其周禮作家不合而家是遂非故既引之後又自說其意唐石本周禮初刻遂後改家意亦如此也十行以來本此正義誤依賈周禮盡改鄉家爲鄉遂又改其所稱此注之鄉遂爲師遂而不知正義所云

注

專辨家與遂之是非故有既以師都爲遂遂大夫之言初非鄉字爲有異同也賴末後一處鄉遂尚存正義之舊可藉以尋其誤又推而合之唐石本乃知正義所引周禮自作鄉家不得因以後但行賈本作鄉遂求之也特訂正焉或有竟謂正義本此注作師遂者因誤爲說豈其然乎

注冬陰盛寒於水

山井鼎曰古本作陰氣盛寒於外足利本同今案此依前其祀竈注云夏陽氣盛熱於外也外字蓋是矣

注爲軷壤

釋文云壤如丈反各本盡同是矣聘禮賈疏引亦作壤正義云軷壇或其本作壇與

注龜之繇文也

毛居正曰繇作繇誤其於釋文亦如此說今案非也說文無繇字俗注疏或作繇者因誼父而作誤

注薄厚之度

各本薄厚作厚薄唯唐刪定月令與此同呂氏春秋亦然

注知其不功致

案正義云於後以考其誠信與不云云是其本作知其功致不明甚

不者否也各本皆誤倒韓非七術云昭侯以祭左右
之誠不又云子之以此知左右之誠不今本亦俱不
在誠上皆由未曉注燕謂有牲體案燕當作烝正義
其讀而誤倒之也有明文各本盡誤
山井鼎云古本燕地氣沮泄山井鼎云古本沮作且
作烝出正義耳案呂氏春秋作且古本
蓋依之也唐刪定月令亦作且近盧召弓氏謂釋文
無沮音正義亦不解沮此經當本作且今案若作沮
當與儒行世亂不沮同義彼釋文云徐在呂蚯蚓結
反則此或如盧說矣其正義本無以言之
岳氏沿革例曰孟夏丘蚓出仲冬蚯蚓結同此蚯蚓
也而有丘蚯之異既諸本皆然不敢輕改今案正義
中字作蚯是其本如此也唐刪定月令皆作蚯前經
釋文作丘字而此經無文蓋其本皆作丘或但依見
於釋文者改之故錯出耳嘉靖本十行以來本則又
皆作蚯矣周書時訓解皆作蚯淮南時則訓皆作丘

而呂氏春秋亦巨虹錯出蓋後人又依月令改耳

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十行以來本脫所字

注兵亦軍之氣　山井鼎曰古本軍作畢今案亦者亦上畢好雨畢字蓋本是鄭於仲春注曰畢又爲邊兵本元命包亦見史記天官書其義也其孟秋注云營室之氣爲害也句例與此畢之氣又同各本作軍但形近譌耳通志堂校刻衞湜集說改作金字大誤毛斧季何屺瞻皆言集說妄改甚多乃吳江顧伊人所爲洵然矣近黃蕘圃氏收得宋槧惜未有津逮之者

雉雊雞乳　案正義本如此引通卦驗同釋文以雉雊雞始乳作音蓋其本誤多一始字周書時訓解鵲始巢雉始雊雞始乳三句以文不相屬故每句言始唐刪定月令亦然此經中無後五日云云隔之故下二句蒙上不更言始此正義本爲是也淮南作雞呼卵呂氏春秋此句今本舛譌皆不可取證

注此所以

與同姓共也山井鼎曰古本作此所與同姓共者也今案依前後句例蓋是矣曾

子問注告生也各本與此同山井鼎曰古本生作主案此因正義唯有主在故告於主云云故也或此注正義本作主與

同此注婦有共養之禮各本共作供此撫本之誤釋文云有供供九用反有司弗

辯也唐石本辯字磨改蓋初刻作辨也案注云辯猶正也也蓋經用辨字而注用辯字初刻爲是後刻

誤依注改經也其注用辯字者因注之偏字已不用辯也凡三禮中經古字注今字而爲人所改者往往

有之注畢獻祝而後止俗注疏本作祝畢獻誤也注以畢獻祝解經之祝畢獻誤改轉

同經文全失其意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十行以來本脫問字注禮當言

誄於天子也　案鄭所謂言誄者曲禮之言諡也彼注及正義具有其事故此正義云則諸侯理當言誄於天子十行本正義未誤也俗本妄改言作請而山井鼎乃曰宋板疏請作言正嘉同恐非此不解鄭語之過也或又因此并欲改注言字作請則可謂不思甚矣

注比謂君已大斂　比當作此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君大夫士一節也　毛居正曰作君大夫主節誤彼謂監本也此撫本初刻蓋亦然其後剜改主作士一今痕迹尚可驗

注謂與祭者留之

其燕　案謂當作諸釋文以諸與作音正義複舉亦是諸字各本與此同唯山井鼎所據宋板作諸今末見

可以祭乎　唐石本初刻可作何後改同此

殤不祔祭　唐石本初刻祔作附依釋文本也後改同此釋文云本或作祔亦同正義本郎或作本而各本所自出也

祭殤不舉　俗注

疏本舉下有胏字唐石本以下至十行本皆與此同
案此經云不舉注云舉胏脊以舉胏脊解經之舉也
正義云謂祭此殤時不舉又云以經云不舉無肵俎
不告利成謂此三者云云今本正義舉下皆有胏字行
耳俗本又取以添經誤也胏脊二字連文皆是鄭據
特牲少牢而爲注並非經言胏而注乃言胏脊也或
更謂正義本經有胏字者　嘉靖本
於注及正義皆失其讀　自卿大夫士之家　岳本十
行本皆無士字此處撫本剜改蓋初刻亦然案唐石
本有正義複舉有有者是也俗注疏本與此後刻同
注若今縣官宮也　俗注疏本宮作舍誤　注武王時賢史也　各本武作
成案成字非也正義複出此注作武又云史佚文王
武王時臣云云唯撫本尚存其舊而十行以來本此
脫去正義遂無知其誤者又玉藻正義同服虔
注左氏云周成王大史與此不同不可相證也

殷八

既葬而致事

撫本此下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七字以行字計數剜改添入也初刻無之唐石本及各本皆與初刻同岳氏沿革例云注中周卒哭而致事一句獨興國本大書而爲經文曰周八卒哭而致事視注復添一八字然則岳所見撫本未剜添也今案正義云注致事至致事可見其本周卒哭而致事一句在注也其下云知周卒哭致事者又云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說皆出於皇侃疏可見經文自來無此一句也興國本改注爲經而撫本乃依之剜添失之矣又案興國本經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七字注無周卒哭而致事六字他本則皆注有而經無故岳氏云云剜添乃兩有亦不可通山井鼎曰古本經有七字足利本同彼非剜添而亦兩有尤誤其正義下又云孔子既前合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者以子夏再問仍是據周故取注義合和說之令正義合作荅者誤字耳或因此謂正義本有者

誤唯今何休公羊宣元年注乃有之本非一家難以爲據者矣

注則卒哭而致事

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皆同沿革例曰及考舊監本注周字乃作則是其誤久矣岳本及山井鼎所據宋板作周以正義證之是也

文王世子

注四時各有宜學

俗注疏本有下衍所字案誤用正義文添也

注掌以美詔王

俗注疏本美作嫩非也周禮自作嫩鄭此注自作美所謂古今字故釋文無音正義云引師氏以美詔王以下者云云亦作美字也俗本并正義中注盡依周禮而改之誤甚此固十行本之所未誤者

注若唐虞有夔伯夷

俗注疏本夔下衍龍字誤依正義添其實正義亦長字耳

注乃息司正

岳本正下衍云字

注爲小技能也

案正義云謂小小技術則爲當作謂各本皆誤下注爲後復論說也同凡古書爲謂

多互譌

正室守大廟　唐石本大下有、似刻之誤也凡經用大字其刪定月令乃用太字彼一篇中餘字所用亦迴然有別此讀經者所當知也

注纖讀爲殲殲刺也　案二殲字釋文本作鍼釋文音經云則纖依注音鍼之林反刺也徐子廉反注本或作纖讀爲殲者是依徐音而改也下又以鍼刺作音九經古義云今本皆從徐音誤爲殲是矣正義無文未詳其本

注說合

樂之所美　十行以來本說作諸誤

反養老幼于東序　此無誤唐石本以下盡然或欲去幼字者非也郊特牲云春饗孤子秋食耆老正義引熊氏云春饗孤子亦饗耆老秋食耆老亦食孤子通於彼經可得此連言幼字之義鄭以彼既有明文故此注略而不復及通典引此注無幼字脫去耳凡書不可輒改而經爲甚其例視諸此

禮運

夏則居橧巢　山井鼎曰

古本櫓作櫓足利本同謹案家語問禮篇亦作櫓句解本音魯今案古足利二本大誤鄭注云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正義云夏則居櫓巢者謂櫓聚其薪以爲巢釋文云櫓本又作增又作曾同則登反合而觀之可知櫓巢者櫓之而爲巢猶上句是營之而爲窟也鄭意如此孔陸讀之了然無誤至於家語今汲古閣所刻出於宋板者仍作櫓但注櫓巢二字分解爲兩事王肅以此與鄭立異而已初非改櫓爲櫓也卽使必以句解爲辭而家語不能據以改鄭所記之注又明矣山井鼎蓋未識此或又據太平御覽引作櫓以爲今作櫓者傳寫之誤更非也此經之作櫓決以孔陸所讀之鄭注苟云傳寫誤豈鄭傳寫經已誤耶將孔陸傳寫鄭而誤也何御覽獨不得有傳寫誤乎斯不然矣唐石本及各本皆作櫓亦並不誤　注五

曰齊號　嘉靖本十行本同此岳本齋作齋俗注疏本同案作齋者是也　注上通無莫

案正義云孝經緯文言人之精靈所感上通元氣寂寞引之者證莫爲虛無正本元字作無無謂虛無寂寞義或然也各本與此同皆出於彼正本屨見未詳也**注陳靈公與孔寧**各本寧作甯案釋文云孔甯本又作寧案左傳作寧公羊作甯各依字讀正義云此宣十年左傳文是其本作寧與又作者同卽撫本所自出也**注以取弒焉**岳本脫焉字**和而后月生也**唐石本初刻后作後其改者同此**十二食還相爲質也**此無誤各本盡然唐石本損正義自如此或欲依五經筭術引改質爲滑者非凡書以所引改本書及以本書改所引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顧千里持此論予以之爲然**注終於南呂**案正義云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者云云又云以此言之則南呂爲是然諸本及定本多作終於南事則是京房律法釋文云南事律名京

房律始於執始終於南事凡六十今各本皆與正義本爲合無作事者

故事有守也 十行以來本有作可誤俗注疏本幷正義中盡改作可而十行則未誤也

卜筮簪侑 唐石本卜畫通於左似刻之誤也

而固人之肌膚之會 俗注疏本人下脫之字因十行本脩補者損缺此字而致誤

注窮斯盜 嘉靖本盜作濫岳本十行以來本斯盜作則濫案斯盜是也坊記云約斯盜注云約猶窮也此取彼文當依撫本

禮器

先王之立禮也 **有本有文** 唐石本無有文二字案此於正義釋文未有明文但石本既無必相傳如此詳下經云無本不立此經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八字作一句讀上下相應矣無者是也其禮之文也無文不行則以禮本既立又須文文乃行故連而說之實非於此先爲對舉且立禮與文亦爲不貫今各本多有文二

字蓋唐以後本誤衍幸石本尚存得以取正

眾不匡懼 唐石本岳本十行以來本皆同此嘉靖本作恇案作恇者依釋文改也十行正義中是匡字

注謂杭木 嘉靖本十行本同此岳本俗注疏本杭作抗案杭當作抗此撫本之誤下杭木及杭席皆同十行本正義中亦誤杭既夕可證也

注或因名云耳 案正義云今定本無世人二字蓋當時本有長世人二字在或字上者蓋賈氏鄉飲酒禮特牲記二疏亦載是說今各本則皆無也

注士用棜禁 案正義解經云大夫士棜禁者謂大夫用棜士用禁解注云玉藻云士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據此則其本注作士用禁無棜字而賈氏鄉飲疏引仍作士用棜禁且云故禮器大夫士總名為棜禁云云是賈本有棜字也蓋當時兩本並行耳今各本皆有則與賈合而與正義為不合也

注情長 嘉靖

本同此岳本十行十行以來本情皆作隋釋文作隋情蓋隋之誤也十行正義中字作隨當是其本如此俗注疏本并改之爲隋則誤之甚者史記天官書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索隱隨音他果反漢書天文志同隨隋字異義同斯其證矣

犧尊疏布鼏 条釋文作幎云本又作冪又作鼏唐石經以下皆作鼏即又作本也正義引冪人是其本作冪冪者幎之或體今正義中疏布鼏者鼏覆也二鼏皆冪之譌冪者以巾蓋尊彝鼏者以茅蓋鼎雖皆訓覆而有別據儀禮釋文則隋唐間已亂之矣

注皆猶誠也 毛居正曰由作猶誤案以正義證之是也山井鼎曰足利本猶作由

注至今語猶存也 岳本也作焉誤正義可證

注無常若孝子之爲也 撫本常下空二字蓋初有衍字刻既成而去之也又十行本無作者誤

注或爲韶圍 十行以來本韶作詔案釋

文韶圜音圓本亦作韶圓十行本所附釋文云本文作韶圓皆當有誤未知其審山井鼎曰古本圓作圜足利本同依釋文爲之耳

注呼池嘔夷

嘉靖本岳本十行本嘔皆作漚非也此正義釋文及周禮釋文無不作嘔者俗注疏本與此同蓋已改正矣

注皆爲溫藉重禮也

正義於注皆爲下云皇氏云醞謂承藉又云今定本作溫字釋文云溫紆運反注同是與定本同也今案皇本經作溫古字注作醞今字如毛詩小宛箋之蘊藉正義引作舒溫瑗云包裹曰蘊經中作溫字者古字通用云云其說爲至當不易矣而彼釋文定本亦經注皆作溫尤可證也山井鼎曰於此經曰古本溫作蘊乃作古本者未知此正義所云定本作溫字實言注而非言經耳

注月出西方

各本出作生案下注云月出西方而東行也與此相承接不當改爲生山井鼎曰古本作出

而風雨節寒

暑時唐石本無節字案正義複舉經文無節字月令正義孟春引此無節字郊特牲正義引亦然唐石本依正義本是也各本皆有蓋因正義下云風雨應節而衍耳俗注疏本并複舉者亦添之誤甚

注將以見觀嘉靖本十行以來本見皆作是岳本與此同案十行本正義解經云言將以見觀之即本注文作見者是矣俗本并正義亦誤改

注各以其所貢寶為摯嘉靖本岳本十行本皆同此俗注疏本貢作貴案正義云近者謂近其貢寶也與其上句所云非因貢而來故云近之語相承接又其上文引周禮云各以其所貢寶語亦相承接是其本作貢明甚唯與今周禮為不同不妨當日周禮自有此本也俗注疏本并改作貴但欲取合於今周禮而不知轉致此正義文理不順失之矣

郊特牲

注賓為苟敬嘉靖本岳本皆同此十行本初刻亦然後并正

義中盡剜改荀作尊俗注疏本仍之誤也在燕禮記
有明文山井鼎曰古本作荀足利本同又其所據宋
板注及正義俱不誤但此於彼所據爲缺卷而仍稱
宋板與其餘自卷三十三至四十中閒所稱者未知
究指何本耳
不敢用爇味
唐石本與此同下文作爇爲錯出也爇是當時俗作各本不如
此
以鐘次之
唐石本初刻鐘後改爲同此案五經文字云今經典或通用鐘爲樂器以今考之
毛詩周儀禮例用鍾而禮記例用鐘爲此磨改之意也
凡羣經之中其字之偏旁每經爲不同有如此者
注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
正義複舉此注火出作出火或依之改者非也
此非司爟成文乃承上注建辰之月火始出而言今正義誤倒耳
注喬所樹蓺之功
岳本蓺作藝誤
以戒諸侯曰
唐石本初刻日後改同此
而后萬物興焉
唐石

本初刻后作後其改刻者同此

注同姓或則多相褻也　十行以來本則作取誤

婦盥饋　正義本無此三字釋文有云一本無唐石本以下皆有出於釋文也

注洗肝于鬱鬯　嘉靖本及十行以來本洗皆誤先

注以隋于主人　各本無人字案依正義複舉此注訂之人當是前字之譌也蓋或因主非此主人而輒删之各本遂皆少一字耳

注倞或爲詠　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詠皆作誺

注沛之以茅　十行以來本沛作藉誤

內則

注自佩也　山井鼎曰足利本自作目今案詳鄭意謂此經佩用之用目下諸物作目蓋是也

注拭物之巾也　十行本初刻誤重巾字脩板改上巾爲佩俗注疏因之衍誤甚

注適之　岳本之下衍也字

注牟讀曰鍪也　嘉靖本居本同此十行以來本

鑿作鑿釋文以如鑿作音十行本正義中亦是鑿字乃其所以據改也案釋文云字又作鑿此及嘉靖岳本皆從之出今釋文云字又作鑿者譌耳可不必改也其曰字則與釋文作如不同正義未複舉不詳何作

注當以善者為宗子也

毛居正曰與作与誤是監本同此也案与者當時俗作各本不如此

析稌

嘉靖本十行本皆同此唐石本析作折岳本俗注疏本亦皆作折案釋文云折之列反是其本作折也正義云謂細析稻米爲飯是其本作析也唐石本依釋文但各有所出仍不得以折改析

柹

唐石本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作柹誤也釋文作柹五經文字柹柹上芳吠反見詩注下音仕從木從朿聲朿音姊亦可證也詩注在伐木

膏用蕹

唐石本岳本十行本皆同此嘉靖本俗注疏本蕹作雝釋文作雝云俗本多作蕹非也故依之改耳其實亦相承作可不改也下文切慈

若蓏各本及正義中複舉仍皆作蓏少儀有此文亦然

注脾肶也

山井鼎曰古本肶作肶案今釋文作肶古本誤取之改也嚴州本儀禮既夕注云脾讀爲雞脾肶之脾今本及釋文亦作肶其實肶非也脾肶說文作膍胵而以肶爲膍之或字則不得以當胵明甚宋時釋文已誤故集韻六脂類篇肉部胵下重文皆不收肶而禮注所用之字僅存矣

注遠夾室

遠當作達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凡自七十以上

唐石本初刻以作已後改同此

注史孝厚者也

孝當作悖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十行以來本者誤是

編萑以苴之

岳本十行以來本皆同此唐石本初刻藿後改萑下編萑同嘉靖本此作萑案五經文字艹部云萑戶官反從廿下萑今經或相承隸省草作萑唐石本後改是也廿部萑音佳各本皆誤

注牝羊也

各本牝作牡誤釋文若將下云

牲羊也不誤注謂夾之室夾當作夫此撫本之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誤與此同唯岳本
作夫爲是也記有成唐石本記字磨改其初刻不可辨師辯告諸婦諸母
名唐石本初刻婦作父後改同此案初刻誤也注以禮見問十行以來本見作聘誤
玉藻此篇岳本後附與國子氏改正本案此既不當改又其所改亦並非注及疏所云之次第
最爲誤也今不具論樂記雜記喪大記亦不更論注各一篇而已十行以來本一
作二誤注殷則闕恆識而不征十行以來本恆誤但正義中亦誤注所
受君命也各本命下衍者字注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
君之親黨也案釋文云黨鄉之細也退謂傍側也一本或作黨鄉之細者謂傍側也避君之

親黨正義本與一本或作者同今各本之所自出又添退字及末也字耳其避君之親黨一本句詳一本或作之意似謂鄭於此經黨字兩解之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爲一解也辟君之親黨爲又一解也當以釋文本無此一句爲是但釋文有退字則非

注以少爲尊也 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尊皆作貴

入大廟説笏非古也 俗注疏本古誤禮

注必象裳色裳色 各本不重裳色非也讀以必象裳色句絕重裳色逗下屬也

紳居二焉 唐石本與此同各本二誤一

注移之言靡匝也 嘉靖本岳本匝作迤釋文以靡迤作音此撫本之誤十行以來本誤與此同正義中亦然

注儀形貌也 彖正義云以義斷割使義形貌云云是其本作義今各本作儀者譌也

注若陽氣之休物也 嘉靖本岳本同此十行本休誤

躰俗注疏本改爲體更誤又岳氏沿革例音釋條內載此無氣字而今岳本仍有之似彼脫去也正義云咆勃如陽之氣盛

公子曰臣孽 岳本孽作孽岳所改也今案釋文及唐石本皆從卄孽爲經典相承隸變見五經文字子部岳所改偏旁之字皆此類至汲古毛本而更不勝枚舉

明堂位

注井五五二十五 十行以來本井誤井

載弧韣 唐石本初刻戴後改

同此案釋文載音戴又曲禮釋文則載本亦作戴此初刻改刻之意也

下管象朱干玉㦸 唐石本初刻象下有一字不可辨後改同此

注刻薄盧爲山也 各本薄作欂案釋文作欂十行以來本正義亦皆作欂而集韻十九鐸云通作薄是撫本乃相承如此未必正義不本作薄也又雜記注各本皆作薄

注今浮思也 各本浮作桴案釋文作桴音浮十行以來本正

義亦皆作桴唯山井鼎所據宋板與此同其所據正義中又全作浮字是正義本作浮不與釋文同撫本乃相承如此

夏后氏之鼓足 山井鼎曰足利本鼓作足鼓案詩有瞽正義引此作足鼓故依之改也此釋文正義無可考但唐石本自作鼓足未可輒改其毛詩那傳云夏后氏足鼓又廣雅鼓名有足鼓當各依本文

注三皇承宓義者 岳本義作戲案釋文作戲前月令注亦作戲岳所改是矣月令正義作戲而此正義作義或合刻注疏時此依注改正義耳

注戴以璧 俗注疏本戴作載案釋文作載音戴正義中字作戴是其本不與釋文同詳以載爲戴者經用古字也注自當用戴俗本依釋文未是也

喪服小記

注謂以無主後者 以當作爲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注言服之所以隆殺 岳本隆作降山井鼎所據亦然

案作降者非也正義釋經云不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知也正解經言服之所隆以包殺與鄭兼隆殺爲注之意十行以來本正義中降字皆隆字之誤耳

注別貴賤

別上當有不字正義有明文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注正親緦小功不稅矣

岳本與此同嘉靖本十行以來本脫正字廡同

皆兼服之

山井鼎曰謹案此經文六字及注正嘉萬歷三本皆脫唯崇禎本具矣又案疏意廡同作廡葛似是今案作葛者其所稱崇禎本汲古毛氏所刻也葛字誤唐石本嘉靖本岳本皆作同十行本正義中複舉此經亦未誤山井鼎不得疏意耳又閒傳有此文亦可證

注以不貳隆

各本隆作降案釋文云不貳降一本作隆正義云論婦人不貳隆之義是正義本與一本同即撫本所自出也山井鼎所據亦作隆

注目所爲禮者也

嘉靖本及山井鼎所據同

此岳本十行以來本貝皆誤自

而后之墓 俗注疏本后作後誤案與上句而後之家歧出唐石本以下至十行本皆上後下后蓋相承如此

帶澡麻不絕本 唐石本以下皆同此案釋文作不絕云本或作不絕本非也正義釋經云故云帶澡麻不絕不絕謂不斷本也是釋文正義皆無本字注所云帶不絕其本者鄭以不絕本其解經不絕也或作本誤以注字入經而唐石本用之故各本皆衍

注文不縞 岳本縞作縟沿革例云諸本多作縞椎興國本及釋文作縟又云今從疏及釋文案所說是也喪服殤大功章有明文又服問注為殤未成人文不縟耳不誤

大傳

注

紕猶錯也 各本紕下有繆字唯山井鼎所據無此同案釋文見錯也於紕字小注中可見鄭此注本無繆字各本衍也

注亦無之宗 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無作莫誤正義複舉

此注兩見皆是無字作莫者涉經文而誤耳

少儀

注嫌勝故專之 十行以來本專作薄誤

注易以汙澤 此汙字撫本有脩改痕迹乃初刻作汗也嘉靖本十行本作汙岳本俗注疏本作汗釋文以汗澤作音云戶旦反一音鳥案一音卽汙字也

注特知而慢 各本慢下衍也字

爲喪主則不手拜 唐石本初刻手作肅後改同此案初刻誤也

注及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 各本脫及字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

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 唐石本初刻柎後改同此下文削授拊亦然

穎 唐石本俗注疏本作穎岳本十行本作熲嘉靖本誤作穎岳氏沿革例曰疏本作穎釋文及建諸本作熲監本及興本作穎但疏則以爲兩穎字字同而義異釋文以警枕之熲其旁下從火音京領反以授穎之穎其旁下

從禾音役頂反則字異而音亦異又未知監本與國
本穎字其旁下從木者以何本爲據云云所言最爲
明晰詳此經警枕之頴當如困學紀聞所說取義於
憬然覺悟而其字假借訓火光之頴爲之與下經刀
本之穎取義懸絕判然二字釋文得之矣正義本此
亦作之穎蓋涉下而相亂監本興本及撫本作穎又傳
寫之譌六經正誤於釋文云本穎警枕也諸本皆作頴
毛居正之意謂警枕監本從木爲是又集韻三十八
梗四十靜類篇木部皆云穎警枕據監本也皆失之
今撫本釋文亦作穎唯傳校葉鈔出於潭本者尚是
頴不誤通志堂所刻竟依正義改釋文頴爲 **注**謂編
穎繆之甚矣葉鈔出於潭本者顧千里所定

東萑葦 嘉靖本岳本同此十行本初刻亦同此脩改
萑作萑俗注疏本仍之案正義作萑釋文作
萑十行脩改但知有釋
文不知有正義非也

刀卻刃授穎 唐石本穎作穎
各本多同嘉靖

本誤作穎六經正誤云穎作穎誤是監本同此集韻類篇亦作然案穎是穎非穎者刀穎本也刀鋒連於本猶禾實連於穎故取義名之穎而鄭云環也鐶者指於穎首以曉人也釋名刀其本曰環形似環也鐶其證矣劒首亦曰鐶見莊子釋文曲禮正義也謂是穎發之義刃之在手謂之為穎字自不誤而說殊未了嘉靖本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岳本十行以來本馴作騶案正義複舉此注作馴

注儀或為馴 釋文以為騶作音云本又作馴

注謂為君授幣 各本授誤受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

祭

左右軓 軌當作軌此撫本之誤當時俗作也唐石本作軌嘉靖本十行本誤同此岳本俗注疏本祭軌字誤也當作範此周禮文彼已改正

注祭軓乃飲 作軌注云故書軌為範其實軌為正字範為假借其又省則作軛彼經自從正字而此注仍引為範欲見與范聲同也正義云云見下卽此

注作範之明證且此注若作軌或作軋釋文皆不容無音可見釋文本之與正義初無所異後來或依周禮改範爲軓又傳寫譌爲軌遂不可通各本誤盡與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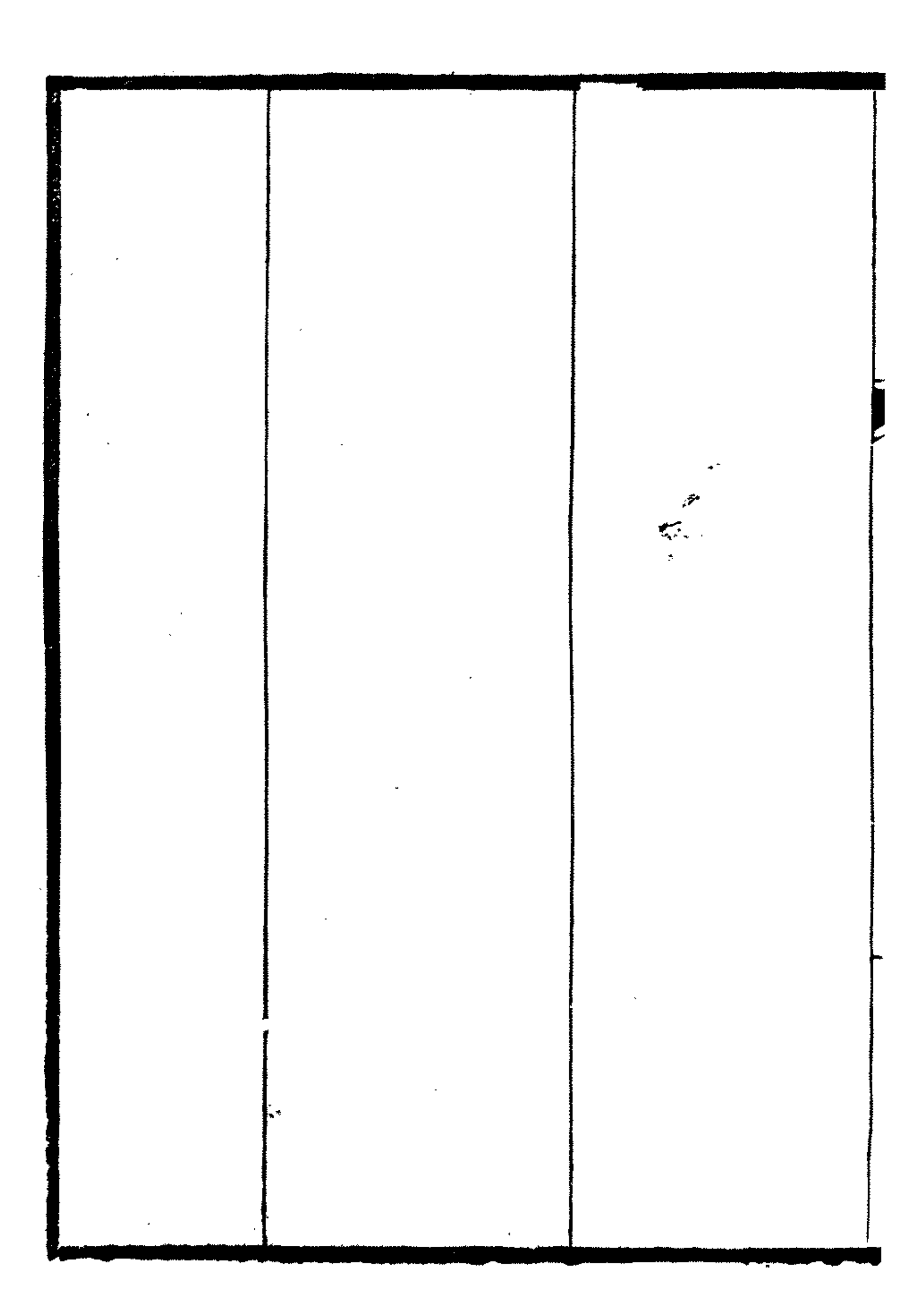
注範與范聲同 嘉靖本岳本及山井鼎所據皆與此同十行以來本範誤軓正義云此云范大御云軌兩事是一聲同字異故云聲同謂式前之範與此范俱是式前也但式前之軓車旁著凡或作範字雖作範字聲同而字異云云然則正義本作範無疑矣

注亦爲柄尺之類也 十行以來本柄尺作尺柄誤案上經取俎進俎不坐注及正義有明文也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 唐石本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脫下有字

折九个 十行以來本个誤箇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上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下

陽城張敦仁

學記　注所以扑撻犯禮者十行以來本扑誤撲正義中亦誤　注以游暇學者之志意案暇是假之誤釋文云假戶嫁反舊古雅反正義云謂優游縱假學者之志不欲急切之正義所讀即舊音也與下經遊焉注遊謂閒暇無事於之遊義有別今各本此注及正義作暇字者皆非　注官居官者也俗注疏本脫首官字因十行俗改此字缺而誤也　教人不盡其材唐石本初刻材作才後改同此　注情欲未生各本欲作慾下注亦然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案釋文作慾正義作欲十行本正義中欲慾錯出後人亂之也　注孫

順也 此三字有脩改痕迹蓋初刻無也字耳

燕譬廢其學 唐石本及嘉靖本同此岳本十行本譬作辟棊正義云燕譬廢其學者譬譬喻也云云是其本作辟釋文云燕辟音譬注及下罕辟同是其本作辟唐石本出於正義本而岳及十行乃依釋文所改也但其注中譬喻并下文罕譬皆作譬則於釋文亦爲不合

注廢滅 十行本滅誤弛

唯其師 十行以來本唯誤惟

注西折而南 此四字有脩改痕迹蓋初刻無南字耳正義云此西折而南南字亦鄭所加故初誤去

善待問者如撞鐘 唐石本初刻鍾後改同此

注醜或爲計 十行以來本爲下衍之字

樂記 凡此篇文與荀子樂論史記樂書及裴駰集解引鄭注有出入者皆不取以相亂

注比猶同也 同字有脩改痕迹蓋初刻誤作司耳六經正誤曰同作司誤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唐石本初刻無於字後改同此案今正義複舉此經有於字初刻未詳所出也

化物也者化上當有人字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注異謂別貴賤十行以來本下衍也字

注舉事在其時也俗注疏本舉作爲案涉下注而誤

其治辯者案釋文云治辨本又作辯舊音遍案廣雅辨偏也薄莧反陸此言其意從辨也正義複舉此經作辯是其本與又作同詳禮文例用辯爲遍鄭此注辯偏也舊音以遍音辯皆是謂辯卽偏字也廣雅所言義亦得通但準禮文之例實爲乖違或別有出唐石本以下皆從作辯之本是矣又史記樂書作辨徐廣曰辨一作別字義皆異而集解引此注辨偏也裴順史文耳未必本與陸同

而禮制行矣唐石本初刻矣作焉後改同此案初刻涉下句誤

注奮迅也岳本同此嘉靖

本十行本迅作訊案釋文以奮訊作音云本又作迅正義云奮迅而出也是其本與又作同訊迅古今字下經訊疾以雅以正義本言之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也

順成和動之音作 唐石本初刻成作誠後改同此案今正義中複舉此經是成字其唐石初刻未詳也

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 唐石本初刻教下有故字後磨改去其字故字案今正義中複舉此經有其字無故字唐石初刻及磨改皆未詳

然後樂氣從之 唐石本損嘉靖本岳本同此十行以來本氣誤器又十行本正義中複舉此經及下云是故然後樂氣從之也皆尚作氣俗注疏本并改為器誤甚

注送之以禮 十行本送誤既俗注疏本改作報亦誤

注熹猶烝也 各本烝作蒸案釋文以猶蒸作音故各本依之改也正義云熹謂烝動又云是使二氣烝動十行本皆作

烝是其本如此俗注疏本盡改爲蒸非矣

注殈裂也

山井鼎曰古本殈下有猶字足利本同案釋文不殈下云猶裂也是其本有猶字正義曰云殈裂也者卵體多裂又齊語稱裂爲殈故以殈爲裂也是各本無者出於正義本明甚古本足利本但知有釋文不知有正義非矣史記集解引亦有或作古本者兼取於彼耳

注合奏擊拊

山井鼎曰謹案周禮合作令下合奏同今案此注中二合字皆令字之誤鄭周禮注云擊拊瞽乃歌也鼓鞉管乃作也是令奏之義而此注引彼經者正以令奏證會守上云言衆皆待擊鼓乃作謂待令奏乃作也誤爲合字失鄭意矣又正義中諸合字今本皆同但義亦多不可通蓋本皆是令字孔本此注其未誤與

注鏗鎗之類

各本鎗作鏘誤

注當謂樂不失其所

案正義此之謂大當者當謂不失其所如上所謂是大得其所當也無樂字明

甚有者衍耳史記集解引亦無

注闇讙囂則八意動作

囂當作嚚六經正誤曰嚚作囂誤此撫本之誤與監本同各本不如此

非聽其鏗鎗而已也

唐石本岳本十行本同此嘉靖本俗注疏本鎗作鏘誤又正義中十行本亦未誤

注事伐事也

岳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伐誤戎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山井鼎曰古本分下有陝字今案古本非也鄭注云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然則鄭本此經固未嘗有陝字正義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解經絕不及陝是其本無陝字釋文不爲陝字作音以曲禮注陝有音及王制玉藻注無不有音相決是其本亦無陝字又唐石本亦無之可見此經自來用鄭氏注者並無陝字也史記樂書則有陝字詳彼之與此

文句違互甚多難以同諸鄭本集解引王肅曰分陜東西而治或王所注禮記之語而其本之經乃有此字也故於私定家語中又特著之其無與於鄭本亦明矣作古本者未審乎此也又案曲禮是職方鄭注云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注引春秋傳同玉藻注亦云伯上公九命分陝者然則此注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者意含自陝東西矣正以經無陝字故不取自陝而用分職而治立文也又何容因他書多言分陝遂欲輒增此經乎

注象觀兵盟津時也岳本盟作盂案此岳依釋文所改

注至于商郊牧野岳本十行本同此嘉靖本俗注疏本于作於誤案尚書字作于故依而引之注自爲文則用於字大學注云于於也于於二字在鄭注爲有分別俗本混而一之非也又禮記一經中于於互見撫本與唐

石本同乃相承如此而俗本多亂者今不悉出 注文王之廟爲明堂制 案覲禮賈疏云樂記注云文王廟爲明堂制者彼本無制字直云文王廟爲明堂與此正義有制字者異又此釋文不見未詳有否 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 唐石本初刻無者字後改同此案初刻誤 故德煇動於內 唐石本初刻德作得後改同此案初刻誤 故人不耐無樂 唐石本初刻耐作能後改同此案初刻誤 下如隊 唐石本隊作墜各本同此 注上下同美之也 嘉靖本十行本同此岳本同作目以上下目爲句山井鼎所據亦作目案目字是也上下目者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是上目子貢問樂是下目

雜記上

注與使有之 各本與作予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案釋文作予正義複舉作與 注今大夫

喪禮逸 各本喪下衍服字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案本此對士喪存言之也正義複舉無此

緇布冠不蕤 唐石本初刻蕤作綏後改同此

注箋史箋人也 案史上箋字衍也經云則史練冠長衣少牢云史朝服左執箋注云史家臣主箋事者賈疏云案雜記大夫士箋亦云史練冠長衣是史主箋事也其不當有明甚山井鼎曰古本經史上有箋字據今本注之誤字以改經最謬

注夫所附之配 十行以來本同此嘉靖本岳本附作祔案經附注祔此撫本之誤

大子號稱子 唐石本初刻大作太後改同此

注某甫旦字也 旦當作且此撫本之誤六經正誤曰且作旦誤各本不如此案毛居正曰此校是矣

主妾之喪則自附 唐石本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本附誤祔

注載所包遺奠 遺當作遣此撫本之誤六經正誤曰遣作遺誤

各本不如此

注齊東曰武 俗注疏本東作八誤

牽帶 嘉靖本岳本同此唐石本俗注疏本帶作帶案釋文如此其實俗作耳

注大夫而以繐爲之緣 案此大乃丈之誤丈夫對婦八下句云唯婦人繐衲是也其下文注云又大夫服與此不相涉又者又婦服謂婦服非所應襲已議大夫服亦非所應襲宜又議而經無議文故曰未聞子羔曷爲襲之正言未聞子羔之爲大夫也各本乃因下注幷改此作大字失之甚矣

注君所作離宮館也 各本館上有別字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案曾子問正義載鄭志鮑遺問此注有別字蓋有者爲是

注既鋪絞紟衾君至此君升乃鋪席 俗注疏本無君至此君升五字因十行本錯入次行音義中而誤刪案君至句絕以上喪大記文此者此經中之公升商祝布席也

注喪無接賓

各本賓下有也字

介立于其左東上 唐石本以下至十行本皆同此俗注疏本其作門誤甚

雜記下

注王父既附則孫可祔焉 嘉靖本十行本同此岳本祔作附案作附者非也注自用祔字不用經之附字上句亦當作既祔正義複舉之曰故云王父既祔則孫可祔焉可證也餘鄭注所用祔字例亦然

注散等眾階 眾當作栗此撫本之誤嘉靖本十行本誤與此同岳本作栗是也

視君之母與妻 俗注疏本與下衍君之二字

注謂王父母以下之親諱 案謂當作爲上經皆爲疑死釋文云注爲食父爲爲王父母云云爲王父母指此句也各本作謂誤耳又釋文父爲者指上注今釋文不重爲字者脫當補

注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 案子衍字也冠者已身加冠也經文冠子

取婦據父言之冠取妻據己言之分別極明此注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取卽上注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正義所謂今鄭同之得其義矣而今本正義中複舉此句亦衍子字乃後人妄添非其舊也

世柳之母死　俗注疏本世作泄下及注同案釋文以世柳作音但云良九反而不音世字是陸如字讀孟子作泄世泄同字也十行本正義中尙作世俗注疏本盡改爲泄非矣

注皆爲嫁於國中者也　爲當作謂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　十行以來本宦誤官注及正義中亦然

宗八視之　十行以來本視誤祝

注一兩五尋　各本一作五皆誤也

注會謂上領縫也　岳本及山井鼎所據與此同嘉靖本十行本上領作領上案上者與在旁在下相對其領縫連文作領上者誤

喪大記

注或

爲北墉下 各本同此唯山井鼎所據宋板無北字案釋文以爲墉作音是其本無也

士士之妻皆死于寢 唐石本與此同各本不重士字誤也案正義云士士之妻皆死于寢者亦各死其正室也夫妻俱然故云皆也重士字可知矣十行以來本正義亦誤不重

捲衣投于前 俗注疏本捲誤卷案十行本正義中作捲俗本亦改卷誤甚

男子出寢門見八 俗注疏本門下衍外字

注謂舉之不以柱地也 俗注疏本柱誤拄正義中亦然

子大夫公子食粥 俗注疏本食上衍眾士二字案下文云士疏食士即上文眾士也不知者誤因上文輒添於此謬甚

注闕大夫君也 岳本山井鼎所據皆與此同古本亦然嘉靖本十行以來本夫下有及字衍也正義可證

不辟 唐石本初刻辟作擘後改同此案正義云不辟

者辟擘也又云但古字以假借讀辟爲擘也初刻非釋文以不辟作音

大夫士猶小歛也

毛居正曰缺也字案此有改刻痕跡蓋初與監本同缺也字耳唐石本有

先入門右

山井鼎曰足利本無門字謹案與注意合似是今案注云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但正義複舉此經及唐石本皆有未敢專輒又下文此句兩見

巫止于門外

山井鼎曰足利本無于門外三字今案正義複舉此經有三字釋文云巫止本或作巫止門外門外衍字耳唐石本以下皆有出於正義本故與釋文本不合足利本依釋文刪之又下文此句各本亦皆有而不見於釋文故足利本亦不刪也

柱楣

俗注疏本柱誤拄正義中亦然又閩傳文同亦然

注禫踰月而可作樂

案正義云祥踰月而可作樂者檀弓云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是祥踰月而可作樂也又云定本

祥踰月作樂祥字作禫字禫之踰月自然從吉樂作可知恐禫字非也今本皆承定本之誤又十行以來本正義中多譌字不可通今訂而引之

君裏棺用朱綠

正義云定本經中綠字皆作琢今案皆者皆經三綠字也正義之意以定本爲非蓋經末云士不綠若依定本則作士不琢定士棺有裏不琢何以貼著明不當作琢定本涉注而誤又鄭下文注云此綠或爲雙特言此綠所以別於上文三綠則鄭自作綠可知釋文椽字之音次第在注不在經其本與正義同唐石本亦全是綠字當時固無從定本者

注所以琢著裏

岳本琢作椽依釋文也十行本正義中字作琢與釋文又作者同撫本及嘉靖本等所自出山井鼎曰古本作掾

注上四注如屋

山井鼎曰古本注作桂案此不解注字之義而妄改也義具正義

注所以戢蚍蜉

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

㦲誤感

注又曰設熬旁各一筐案正義云又引士喪禮云設熬旁一筐者云云

是其本無各字與儀禮本文非有異也至下文云當以士喪四筐設熬旁各一筐乃正義解義之文各字

其所添也今各本皆有各字者因此致誤耳

注則手足皆一案手當作首正義云則兩

旁有兩筐首有一筐足有一筐也作首甚明下又云兩筐在首足以外皆設於左右旁也亦可證士喪賈

疏引此注正作首字亦云首足各一筐其餘設於左右今各本皆誤

注形如爪分然爪各

本作瓜此撫本之誤案正義引皇侃作爪云事恐不合正義自此作瓜解爲如瓜內之子以穰爲分限然也

釋文亦云瓜古華反撫誤但與皇偶合非出於彼

注綴貝落其上俗注疏本誤落作絡誤

注是以又誤爲國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又誤文

君命毋諱唐石

本初刻毋作無後改同此

祭法

注下有禘郊宗祖　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宗祖誤祖宗

注當爲禳祈　案十行本正義中禳作攘傳校葉鈔釋文作依注讀爲攘蓋轉寫誤也此祭名字當從示周禮小祝儀禮聘皆從示禳之爲言攘也鄭注小祝云禳禳卻凶咎注聘云禳祭名也禳之以除災凶此注云禳猶卻也可互相證

注猶卻也　嘉靖本同此岳本十行以來本卻作卻誤

禘郊宗祖　俗注疏本宗祖作祖宗案正義云上先祖後宗此先宗後祖故鄭上注云祖宗通言耳又引此以證之然則鄭據此經宗祖立義俗本不知而倒之謬之甚矣

注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　正義云適士鬼其顯考者云云又云諸本或云大夫適士者若大夫鬼其顯考於義不合庾氏云諸侯之大夫是正義本無大夫二字今案正義本非也經文但有

大夫有祖考者鄭又廣說大夫無祖考者之事上文云其無祖考者下文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此言大夫之無祖考者既非繼別子則鬼其顯考而巳與適士同於義非不合也庾據注別子而云諸侯之大夫其解自通今各本皆不從正義本是矣

注皆當室之曰日當作白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此有功烈於民者也有上當有皆字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注能刑謂去四凶各本與此同唯山井鼎所據宋板無此六字足利本亦然今案無者是也以正義證之其解經云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使有此注必不違之而別為說是其本無此六字也以釋文證之其音經去民云起呂反使有此注即當附出於下是其本亦無此六字也但未知各本皆有者之所出

祭義

疏則念岳本則誤所

注猶祭也饗也山井鼎曰足利本饗

作鄉謹案釋文作鄉足利本似是今案足利本正依釋文耳各本無如此者又正義不見未知其本何作也

注謂夜而至旦也 十行以來本無而字誤

濟濟者容也 沿革例曰容也容以遠諸本閒作客字及考石經舊監本蜀大字本及越中注疏並作容今依疏義及石經等本並改作容今案正義云王肅以容爲客皇氏用王肅又云或容爲客字又云王肅爲客字破鄭義明鄭義容字也釋文云客也口白反賓客也下客以遠同陸本與或及皇侃同耳其正義所言王鄭之異必自不誤此正義本是而釋文本非也岳氏得之矣

注言想見其仿佛來 俗注疏本仿佛誤仿佛

注互之也 俗注疏本之誤文正義標起止云至之也可證

注及早涼脆採之 嘉靖本十行本同此岳本脆作脆案岳依釋文也脆乃俗作

嘉而弗忘 俗注疏本嘉誤

喜注君問則廣廣當作席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案注復經也注兄黨鴈行撫本行下空一字蓋初有行字刻既成而去之也注所檐持也各本檐作擔此蓋撫本之誤案擔或假借作檐見毛詩音義及羣經音辨木部但非此注所用注雖貧且無子孫十行以來本且誤見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顧千里思適齋筆記曰四郊之四當作西正義釋經云天子設四學云者謂設四代之學周學也殷學也夏學也虞學也又云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為小學設置於西郊是天子設四學據周言以正義所釋據鄭此注最得其解鄭注四學為四代之學與四郊迴不相涉其云謂周西郊之虞庠也者周即正義所謂據周言之者也上至虞四代周立虞庠在西郊是設四代之學含夏殷也注文周字在上虞庠在下故正義自周學也逆數至虞

學也不用虞夏殷周順數用意下語極是精當而下云以有虞庠爲小學至據周言之云云卽複中其義也然則正義本此注是西字非四字決然無疑後來本誤改作四并正義中設西置於西郊亦改之非是上節注西學周小學正義明云虞庠爲小學者則在西郊何得此節又作四皆當訂正其所以致誤者因正義釋此注曰皇氏云四郊虞庠以爲四郊皆有虞庠故遂改之耳不知此正義但廣異說卽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正義所謂或徧在四郊者耳皆不取爲義彼說從西郊不從四郊已詳此可互見不假更說矣改者未識厥旨也皇侃之義以北史劉芳傳證之實出於王肅或肅義作四郊正義序已言皇氏時乖鄭義無足怪者崔靈恩亦以肅義解鄭與皇同見通典乃或又據芳傳所引并欲改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亦作四致爲巨謬王制此文與內則文同既不容有誤況彼鄭注曰或上西又曰或貴在郊又其下凡三

言西郊苟如所改無一可通而彼正義以及賈儀禮鄉射疏等所言亦無一可通矣禮是鄭學賈孔具有家法難以他文强生同異淺人多所不憭故條說之今案顧說是也正義兩存皇義者蓋以樂記注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故耳其實彼注仍當依熊義言爲射宮於郊者據大學云云爲得鄭意於諸經注疏皆可通其皇氏所云於東郊者固無足取矣諸疏文繁不能具錄今載顧說俟學者詳焉

祭統　注齊或作粢各本作作爲　注謂有事於君之祭者也君之二字脩改初刻無之字也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皆無唯岳本有而下有凍餒之民也唐石本初刻凍後改同此下無凍餒者矣亦然　注一獻酳尸也俗注疏本獻下有一字案十行本正義標起止有一字衍耳上經尸飲五節正義云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

獻爲尸飲五也云云可證也不知者反據正義衍字添注誤甚 夫人受尸執足 十行以來
本受誤授 夫祭有畀煇胞翟闇者 唐石本初刻翟作狄後改同此 注傳著
於鐘鼎也 岳本及山井鼎所據與此同嘉靖本十行以來本傳作傅案釋文正義本皆作傅又
皆載作傅之本於下但嘉靖及十行等本非出於彼自是形近而又譌耳 注得孔悝之立
已 俗注疏本得作德案十行本正義複舉作得又云是得孔悝之立已也俗本并正義亦改之 興
舊嗜欲 唐石本同此各本嗜作耆案此字釋文皆作者唐石本皆作嗜撫本亦皆作嗜各本互有
出入不盡著 施于烝彝鼎 唐石本彝字改刻其初刻不可辨 注刻著於烝
祭之彝尊也 各本彝下有鼎彝二字此撫本之誤因複字而脫也彝尊也別爲句 注略

取此一以言之各本此誤其經解故德配天地撫本配下
空一字蓋初有衍字刻既成而去之也則有環佩之聲唐石本初刻珮後改同此發
号出令各本号作號案号俗作耳非也哀公問願聞所以行三
言之道俗注疏本言誤焉并正義中亦改作焉誤甚如此國家順矣俗注疏本
此下衍則字案正義複舉無又云故云國家順矣可證注爲謙辭俗注疏本爲謙誤謂讓十
行本作爲讓已誤其一字矣仲尼燕居注子貢辯岳本辯作辨注
而車梁不成各本皆同此山井鼎所據宋板車作輿其古本亦然云但疏同今本今案作輿
非也依今孟子改耳作鐘鼓唐石本初刻鍾後改同此孔子閒居敢問

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十行以來本參下衍於字嵩高惟嶽俗注疏本惟作維誤也正義釋文中皆是惟字下惟嶽惟申同又惟周之翰惟作爲更誤必先其令聞唐石本初刻問後改同此案正義釋文皆是聞字初刻非

坊記

注士有爵命之級也岳本及山井鼎所據皆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無也字注恆多爲亂各本爲作作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至于已斯亡唐石本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本已誤已注同案此注云以至亡已彼毛傳云求安而身愈危皆可證也今俗本毛詩作已者誤凡唐石本已已二字截然不亂此撫本亦然足知其善但已字在偏旁者或與已無別耳今皆存舊無所改也俗注疏本作於已更誤注交猶更也嘉靖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岳本十行以來本脫也字民猶有

薄於孝 十行以來本脫有字

示民不淫也 十行以來本脫民字

注而獻酬之 俗注疏本酬作醻正義中亦然案此亦誤依字書改相承也

殺其君之子奚齊 唐石本初刻弒後改同此釋文以殺其作音云注及下同是其本并下文亦作子猶有殺其父者其正義中皆是弒字唯首一字作殺或後來所改唐石本初刻蓋出於正義本而但改刻其上字今各本仍之耳

注謂若鄭叔段者也 六經正誤曰段作段誤是也嘉靖本十行本誤與此同岳本俗注疏本已改正矣此釋文作段誤同通志堂所刻亦改正但未詳葉鈔何作

而後祿也 俗注疏本祿誤樂下注言務得其祿正義而後祿也者誤皆同

注大故喪疾 各本疾作病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十行本作也更誤

民猶淫泆 俗注疏本泆作佚釋文云泆本又作佚同案古

書多作泆或本蓋非

中庸

注易以進人 十行以來本人誤又 注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 嘉靖本岳本同此十行本闕俗注疏本如作爲案正義複舉十行本亦闕據下注素讀皆爲傃與此相承改作爲者是也其十行以來本下注倒讀皆二字誤 注由此故歟 歟當作與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注則魚躍於淵 嘉靖本同此岳本十行以來本於作于案於字是也此蓋注用今字 注人尙遠之 各本重人字非也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 注晝曰正 俗注疏本晝下衍布字 注瑟琴聲相應和也 各本瑟琴作琴瑟案各本非也山井鼎所據本并經文亦作琴瑟更誤其古本足利本亦然云謹案似非者得之矣 注栽或爲滋 嘉靖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岳本十行以來本滋作茲 注殷

之賢與賢當作胄此撫本之誤六經正誤曰胄作賢誤是也釋文以胄與作音云直救反各本不如此

注若司徒羞牛俗注疏本羞作奉案此因正義用文王世子注作奉而誤改不知此羞正與彼奉互見

注夫官不可私也夫當作天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必有妖孽岳本俗注疏本孽作孼案此等皆依字書改耳

可壹言而盡也嘉靖本俗注疏本壹誤一十行本正義複舉此經作壹未誤也注作一者蓋如表記節以壹惠讀爲一故用一字此不言讀爲一者與彼互見

鮫唐石本初刻蛟後改同此釋文云鮫本又作蛟岳本鮫嘉靖本俗注疏本蛟十行本闕

注本由撮土俗注疏本由誤起十行本闕脩改臆補後來承之耳

注本從

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十行本從字至小字在闕處俗注疏本多承其

臆補字今不更論

注亦如此乎

十行以來本亦誤以

惟天之命

唐石本初刻唯後改同此下不顯惟德亦然表記惟仲山甫舉之惟德之基惟此文王緇衣惟作五虐之刑亦然

注君子以順德

岳本十行以來本同此嘉靖本順作慎山井鼎所據亦然案正義複舉是慎字是其本作慎也釋文云慎德如字一本又作順又案易釋文云以順德如字本又作慎是皆有兩本也

注積小以高大

岳本同此山井鼎所據亦然嘉靖本十行以來本以下有成字案有者衍也易釋文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乃因此添耳

待其人然後行

俗注疏本然誤而承十行本闕處臆補也

注徵或爲登

俗注疏本登作證下同案此如尙書徵庸鄭讀登庸也俗本輒謂徵解作證而改之誤矣

考諸三王而不繆

唐石本初刻謬後改同此

注想

思若其將來也俗注疏本想誤相

注浸潤萌牙嘉靖本同此岳本十行以來本牙作芽非

爲能聰明叡知唐石本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叡作睿非

霜露所墜唐石本同此各本墜作隊聘義垂之如墜亦然

注人人自以被德尤厚嘉靖本同此岳本首衍而字十行以來本衍故字

注讀如誨爾忳忳之忳各本此下當有一忳字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

注言聖人雖隱遁嘉靖本同此十行以來本遁誤居岳本遁作遯依釋文改

君子所不可及者俗注疏本子下衍之字正義複舉亦無

此顯也各本顯作頌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其云恐非者是也此蓋亦撫本之誤

詩云予懷明德嘉靖本十行以來本云誤曰十行本正義複舉作云字未誤表記詩云温

溫恭人亦然

表記

欲民之母相瀆也　唐石本初刻母作無後改同此下欲民之母相褻也樂而毋荒亦然

注忕於無敬心也　各本忕誤忕後注以本忕於鬼神虛無之事同釋文未誤撫本正與之合

注瀆之言褻之　嘉靖本岳本同此十行以來本未之作也六經正誤曰作褻之誤蓋作也者依毛居正改正

皇恤我後　唐石本初刻後作后改刻同此

注何暇憂我後之人乎　俗注疏本後之誤之後正義云言我有何閒暇能憂我後世子孫之人乎可證也

注取數多者　各本無者字山井鼎曰古本有

注移讀如禾汜移之移　岳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禾誤水

注鶏胡　各本盡同唯山井鼎所據胡作鶘案作鶘者誤也釋文於鶏字下云鶏胡而不爲胡字作音是鄭自

作胡其義與詩候人正義引陸機疏云領下胡大如數升胡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者同也郭氏爾雅乃作魚便易其義爲沈水食魚則意全不主胡字故彼釋文以鶘鶘字作音也此正義引郭語詩正義亦兼引郭語皆就此鳥之大概說之而不復細分胡鶘有異義耳其此正義下云今鵜胡在水中則必順此注文而不仍用郭氏之字今本相涉致誤若以此并注文改爲鶘則全非鄭意矣凡彼所據宋板與此歧者每誤不悉出也

注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

十行以來本言誤信

注節以其行一大善者

各本節作郎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案此解經之節也正義云但限節以一箇善惠其作節無疑作郎者誤也

注謂君受之

各本謂作爲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其古本足利本亦然案釋文以爲君作音此蓋撫本之誤

請共爾位

俗本共作

恭案此注云靖治也又云言敬治女位之職事然則鄭蓋讀此共爲恭之假借故釋文云共音恭本亦作恭同緇衣靖共釋文亦如此必三家詩說也其毛詩傳云靖謀也箋云共具又云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讀共爲供之假借字全不相同此正義依彼箋說之蓋不得鄭意而釋文得之者但無庸如亦作本之竟改爲恭字耳

則不問其所費 唐石本初刻同此後改去所字棻正義複舉云則不問其所費者釋文以所費作音未詳唐石改刻所出也

亦已焉哉 唐石本初刻已作以後改同此

注此皆相爲昏禮 各本相下有與字

注共儉者之祭 十行本以來本共誤恭正義云供儉薄之祭案正義用供字所讀是也此不得改作恭

緇衣

注言此緇衣者 緇上當有衣字釋文以衣緇衣作音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則民有孫心

六經正誤曰作民有愻誤案撫本孫心二字有脩改痕跡初刻當興監本同也釋文云孫心音遜注同指注孫順也言之唐石本亦作孫心二字不作一字極完好可驗計朱時經注各本必更有如唐石作孫心者但詛父之書不詳耳今所有各本則固無不分二字近惠氏九經古義謂緇衣猶存古字毛居正從而改之其詛父之說合於釋文唐石乃其是者至於說文心部有愻自是堯典五品不愻古文而非此所用未可傳合也正義本亦必是孫心但正義中不見釋此經之文蓋今本有脫落無從取證矣

甫刑曰一人有慶唐石本同此各本曰誤云正義中複舉末誤

不謍于儀六經正誤曰作謍誤案毛本說非也釋文唐石本皆如此作今各本作謍者依毛改耳

注二不一也十行本同此注疏本嘉靖本岳本改二作貳一作壹案此撫本之誤也俗注疏本貳字改正一字仍誤又山井鼎所

據并正義中皆作壹不誤大凡齊壹專壹皆正字作壹數之一二正字作一表記正義已具說之而古書有互假借爲之者以後書又多轉寫相亂者當分別觀之也下注賤者無壹德也十行以來本作一誤又政教當由壹也同嘉靖本亦誤

有國者 俗注疏本國下衍家字最誤案正義云言爲國者云云無家明甚唐石本至十行本皆未誤也

章義癉惡 唐石本初刻義作善後改同此案釋文云義如字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然則禮記自作義東晉僞書乃作善耳皇侃以彼解此或又依之改故唐石初刻致誤後刻者是矣岳本與此同不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皆誤作善正義本亦必是義字云有義以賞章明之今本作有善則又不學者依誤本經以改之其謬甚矣

注言臣義事則行也 岳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事下衍君字

惟王之邛 唐石本同此各本邛

（誤卭今本釋文亦誤志堂所刻又譌爲卭）通可違也（唐石本初刻作猶可違後改同此）不可以追（唐石本初刻無以字後改同此案此二句初刻皆依東晉譌書之誤後刻是也釋文可證正義複擧亦可證）資冬祁寒（唐石本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祁誤祈正義中亦然）昔在上帝（俗注疏本昔在作在昔誤也唐石本□在上帝昔字損以字數計之相當下至十行本經及正義中複擧者皆未誤俗本乃盡倒之謬甚）注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德（各本王下有此有之字案正義中複擧有此蓋撫本之誤）奔喪有先後至者（先當作賓此撫本之誤唐石本此處損而各本不如此也）注成其喪服杖於序東（岳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其下衍服字）注逸奔喪禮說不

及殯日嘉靖本十行以來本同此岳本及山井鼎所據日作曰案作曰者是也而後之基唐石本初刻同此后改刻既除喪而后聞喪唐石本岳本十行本同此嘉靖本俗注疏本后作後案其餘后後二字他本尤錯出今以撫本與唐石本合者不更出問喪

注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各本與此同山井鼎所據宋板二作三案三字最誤正義曰云二日乃去笄纚者以士喪禮云小斂髻髮是死二日故云乃去笄纚也山井鼎不擧此以正其非失之矣以鬼饗之俗注疏本饗誤享

注免冠之細各本細下有別字案釋文云免冠之古亂反別字無明文正義複擧有別字又云言免是冠之流別也童子當室亞次成人故得著免也據此讀於別句絕下云以次成人也五字一句蓋其本當云免冠之別而無細字今本正義複擧有細

字又流下別作例皆非也其異本別作細亦讀於細
句絕云免冠之細者如玉藻注云黨鄉之細也投壺
注云投壺射之細也之例校者記作別之本於旁因
而誤入故他本皆細別兩有撫本猶存異本之舊故
有細無別而不

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 唐石本後刻改尊至

與正義本合堂添一字其初刻不可辨

服問

注首經除矣爲父既練 俗注疏本

誤重此八字嘉靖本亦誤

注母既葬衰八升 案正義云云此言八升者誤當云七升故閒

傳云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是既葬受時爲
母衰七升也又云熊氏云爲母既葬衰八升言父在
爲母也今鄭云爲父既練衰七升爲母既葬衰八升
矣又經云三年之喪既練皆爲父卒爲母今熊氏云
父在爲母其義非也今案此注孔讀改八爲七其說
非也熊讀八升無改字者是也但以父在爲母說之

亦非也此注之義乃喪服傳父卒則爲母賈疏所謂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者也彼賈疏云直云父卒爲母足矣而云則者欲見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後而母死乃得申三年故云則以差其義也下又云又服間注曰爲母既葬衰八升亦據父卒爲母與父在爲母同五升衰裳八升冠既葬以其冠爲之受下又云間傳云爲母既虞卒哭衰七升者乃是父服除後乃爲母申三年初死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之受衰七升與此經同云云賈之所言最爲明晰然則此注自是言父卒爲母與父在爲母同者經文有期之喪內包此一種期其衰八升而經云服其功衰則還服父七升衰也故須言此以明之其注下句所云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者又廣陳凡期也尋檢上下此義實安孔氏之意當解父卒三年之內母卒即申三年故於此經及注義多難通遂以八爲七之誤殊嫌專輒今但宜從賈不煩改

字

注期旣葬之葛帶 案期當作其其者其大功也故正義曰云其旣葬之葛帶者謂大功旣葬葛帶云云也今各本其作期者誤字耳十行以來本幷正義中亦作期而無由知注之爲誤字矣今特訂正之

閒傳 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唐石本容體二字改刻其初刻不可辨山井鼎曰足利本容體作體容未知初刻同彼以否

注不言包特而

兩言者 山井鼎曰古本兩言作言兩今案兩言者謂經之言麻葛兼也倒者非是

注此竟

言有上服 山井鼎曰古本竟作章今案竟言者終言之也改爲章最誤

三年問

注最有知而恩深也 各本最上有人字此蓋撫本之誤

深衣

要縫半下 唐石本要字改刻其初刻不可辨

注衣袂當腋之縫也 各本

腋作掖案釋文云掖本又作腋

故易曰 唐石本曰字改刻其初刻不可辨

注或低若仰 各本若作或案作或者誤釋文以若卬作音六經正誤載此句是若仰可見監本亦不作或也俗注疏本又依釋文改仰為卬不知釋文固曰本又作仰矣

五法已施 唐石本初刻以後改同此

可以擯相 唐石本初刻以下有為字後改同此山井鼎曰古本以下有為字案彼不見唐石本詳其所出也

投壺

注其他如右獲 俗注疏本作它案依釋文改耳

請行觴 十行以來本觴作觴案釋文云觴字或作觴唐石本作觴蓋相承如此耳下奉觴同

注當其所釋筭之前 俗注疏本之前作時也承十行脩板之誤

注一黨不必三勝 俗注疏本必作得承十行脩板之誤

注握素也 俗注疏本素誤數此鄉射記有明文

注矢大七分或言去其皮節 俗注疏本此注承十行脩板而多誤今不出

鼓 唐石本此一字提行下○口又提行下取半又提行下魯鼓又提行蓋相承如此也此本唯取半連餘俱與唐石本合各本盡連者非也又十行以來本後段魯鼓半以下作○口○○口誤重一○衍耳唐石本以及嘉靖本岳本皆無與此正同

儒行

注席猶鋪陳也 俗注疏本自此至舉見舉用也句承十行脩板而多誤今不出

注字從鳥鷙省聲也 案鷙當作摯正義曰云字從鳥摯省聲也者言鷙蟲既是猛鳥猛獸但獸摯從執下著手鳥鷙從執下著鳥今一鷙包兩義以獸摯從鳥故云省也執下著鳥執下著手俱是鷙聲故云聲也正義此言不當鄭意鄭言此從摯省聲者謂其字不從執聲也但其本作摯省聲則明甚釋文音鷙云與摯同音至是亦作摯省聲與正

義本同也郭忠恕佩觿云鄭注儒行鷙從鳥摯省聲全不可信果爾不特於正義所說難通釋文不見摯字亦難通矣今本正義中譌作鷙省聲而獸摯未譌依以訂正而引之其言獸摯從執下著手者指前有摯獸鳥鷙從執下著鳥者指鷹隼蚤鷙也

慕賢而容衆

唐石本同此案正義云慕賢而容衆者以見賢思齊是慕賢也作慕明甚嘉靖本岳本十行本作舉最誤俗注疏本作慕當是據正義改正也

慎靜而寬

唐石本而作尚各本而下有尚字岳氏沿革例曰監本及諸本有無尚字者建大字本興國本余仁仲本則有尚字及考疏則曰既慎而靜所尚寬緩也今從之案岳所說非也此經本是慎靜尚寬有唐石本可據監本及撫本皆誤尚作而建大字等本當因校改而作尚遂誤兩有耳不當從也唯山井鼎所據宋板無尚字與此同又曰疏放此者言正義複舉慎靜而寬者云云也十行本正如此而

亦尙之譌俗注疏本幷於正義而下添尙字誤甚

注此兼上下十五儒 各本十下有有字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

注充詘喜失節之貌 俗注疏本喜上有歡字山井鼎曰崇禎一本爲然案此妄添也釋文充詘下載充詘喜失節之貌並無歡字正義所云歡喜乃自以己意加歡字說之耳並非複舉注也崇禎本校者乃誤取之凡正義有複舉經注如其文者有自說義而增減以順文勢者非可一例讀正義者最當知此也

注哀公就而以禮館之 各本無以字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

大學

注諟猶止也 止當作正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惟民所止 嘉靖本十行以來本同此唐石本岳本惟作維

注或爲寔 俗注疏本爲作作案此因釋文改耳其實釋文所出作爲二字與各本多互異張忠甫儀禮識誤郎欲盡一之頗失

之泥當各依其舊

人知其所親愛而譬焉 唐石本嘉靖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岳本十行以來本譬作辟下文盡同案作辟者依釋文所改也注譬猶喻也皆仍未改

雖不中 唐石本改刻去一字其初刻不可辨

惟石巖巖 各本惟作維唐石本維字左半惟磨改或初刻作惟也又上文引其命惟新仍作惟而不磨改他篇亦多作惟豈相承歧出與

注為政者也

言民皆覩其所行而則之 俗注疏本承十行脩板而多誤令不出

注則

有大刑 俗注疏本多誤令不出

若有一介臣 唐石本岳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介作个案釋文云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正義云羣臣若有一耿介之臣見山井鼎所補今十行脩板此正義殘缺乃無以知正義本與一讀同矣

亦曰殆哉 唐石本殆字改刻其

初刻是大字今案注有殆危也正義解經亦云殆危則作大者非矣但其本似以大作泰而注無殆危之文今無以言之矣

注泰誓尚書篇名也

俗注疏本多誤凡此節注所誤皆承十行脩板今不出

注佛戾賢人所爲

岳本十行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嘉靖本俗注疏本佛誤拂釋文以佛戾作音可證案佛戾者當是鄭以佛爲正字曲禮佛其首注云佛戾也及此注是也其拂者以爲拂拭之正字進几杖者拂之是也於佛戾則假借字即此下文是謂拂人之性是也又假借費字爲之君子之道費而隱是也注多自用其正字俗本改者甚非經多假借故曲禮釋文經以拂其作音云本又作佛也若於說文則佛亦假借字

冠義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

鄉先生

此無誤近盧召弓氏謂當作卿大夫其說以爲見大夫不當遺卿注於鄉先生始釋爲同

鄉則上本不作鄉可見今案此說最誤鄉大夫者鄉人之在朝爲大夫者也諸侯之上大夫卿故言大夫而關卿矣非遺之也鄉先生仍是鄉人爲大夫者但致仕耳故鄭注就下句爲解以上經已見大夫其人自明下經不知先生何人故須明之也且其解貫通上下云同鄉老而致仕者者卽謂鄉大夫之致仕者也儀禮士冠此文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士者也其解亦貫通上下而又補說經之大夫兼卿也鄉射注云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以此中兼卿義具前注故但取鄉大夫成文也彼此相兼鄭注通例以此言之絕無疑義卽以相承之本言之此釋文云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儀禮雖無音決與此同可證者一也此正義複舉遂以摯見於鄉大夫云見於鄉大夫謂在朝之鄉大夫也可證者二也冠禮賈疏云經云鄉大夫可證者三也以及唐石本此及儀禮字甚完好皆並作鄉然則自來不聞異說唯俗本

儀禮疏鄉誤卿不過鈔胥刻工因形近舛錯而已倘專據之傅會成說始則誣賈繼則誣鄭不亦慎乎顧千里校吳門黃氏北宋本儀禮疏作鄉不作卿已破其所專據之譌矣今詳加辨析附袪鄉學之惑

昏義

和於射鄉俗注疏本射鄉誤倒

棗栗段脩段當作段唐石本作段岳本已改正餘本或作段或作段皆非

注謂女妐女叔諸婦也岳本十行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嘉靖本俗注疏本妐誤姑正義云女妐謂婿之姊也俗本并改姑謬甚注及正義皆謂爾雅云夫之姊爲女公公妐同字彼釋文云兄妐音鍾本今作公是也陸氏此不作音蓋其本作公與

注教之者女師者也嘉靖本十行以來本教下衍成字岳本教上衍其字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是也正義複舉者如此可證

后聽內職十行以來本職誤治

注有象天數

也十行以來本天誤大

鄉飲酒義

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十行以來本脫之字

注君子謂卿大夫也岳本同此嘉靖本夫下有士字十行本有卿誤作鄉俗注疏本承之山井鼎所據宋板無士字卿亦誤鄉其古本亦然云二本恐非當作君子謂卿大夫士也其說是矣今本正義中君子者謂卿大夫也蓋脫士與注同耳注下句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唯俗本卿誤鄉各本及山井鼎所據卽不誤也

注不敢專大惠山井鼎曰釋文鄉人士君子至諸侯則三鄉百八字宋板與注不敢專大惠連接爲注古本本無但後人依宋板誤補入之非亦甚矣今案山井鼎此論甚是宋板注疏附此釋文誤連注末既釋文元書及經注各本具存卽十行以來本注疏亦不接連便非難辨古本補入注中最爲巨謬試思此百八字首五字乃釋文標題其不

得越之而下取周禮云云入注明矣乃陸自引周禮解鄭此注之鄉州黨如其上在于庠之下先引鄭注後自引學記以解庠序同是一例無煩遠舉何至認作鄭注生此轇轕乎校古本者亦可謂不善讀書矣或謂山井鼎所據不附釋音故此當作注不知不附釋音而又問載一二條在宋刻書中最多如此者今山井鼎所據既無由驗果不附以否而況用此又不足決其必注乎凡書必博稽而後知其例知其例而後是非無戓否則隨所見而懸揣之正難免於因誤立說也

射義 士以采繁爲節

唐石本嘉靖本十行本同此岳本俗注疏本繁作蘩依釋文改也其實繁即蘩之假借

注 謂騶虞曰壹發五豝

豝當作豝俗注疏本誤與此同嘉靖本十行本作豝岳本作豝案釋文作豝岳所改是也但集韻九麻出豝犯二文云或從犬豈當時經注本有作犯字者與

公罔

之裘揚觶而語

案正義云案經下云公罔裘上云之裘故知之是發聲云云是也義本此經無之字也唐石本有之字不與正義本同蓋意謂鄭言凡人名中有之者皆爲發聲不以上有下無相決而知也釋文此經無明文未詳何作或與唐石同而爲各本之所自出也

注百年曰期頤

毛居正曰多一頤字釋文亦然蓋曲禮自十年曰幼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百年曰期皆以一字爲目自學至頤皆言作用奉養之義非名百歲爲期頤也詳見毛詩正誤今案毛所說大誤曲禮七十曰老以上上舉其名下舉其事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百年曰期頤三句但有名而無事所以然者以事須十年學而始有至七十傳爲已了也上下句法判然有別可見古人文字之精密但其餘以一字名期頤以二字名者一字足盡則以一字名之一字不足盡則以二字名之凡名皆然也至此經庬期不連

頤者古人之語自有如此者耳鄭彼經連讀而引之爲此注正是言期者期頤也若去之於彼經此注皆不可通矣毛又於詩釋文云蓋八生以百年爲期至此則唯頤養之而已不可勞也洵如所言八十九十曰耄者既惛忘矣尚可勞乎孝子尚不當唯頤養之而已而必待其至百年乎離經畔道甚矣乃知鄭君連讀期頤解爲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者眞至當不可移易者也

注稱猶言也行也

沿革例曰監興余本注云稱猶言也行也越本建大字本注云稱猶言也道猶行也言行也以越建本比監興余本上多道猶二字下多言行也三字參而論之互有得失云云又云與其逸道猶二字寧若衍言行也三字令姑依越建本令岳本正如其說而山井鼎所據亦然他本皆與此同案岳所說非也釋文以經稱道作音云如字稱言也行也可見此之合於陸本也正義云年雖甚老行道不亂云云初未嘗

以稱爲言以道爲行可見正義本與釋文非有異也越建本失其讀而妄加五字有失無得岳氏反謂越建本所謂道猶行也爲是不知言行也三字固非而道猶二字又甚不是也今訂正之

故射者各射已之鵠 六經正誤曰作各已之鵠欠射字此者各射已四字有改刻痕跡是初刻監撫同脫射字也凡撫改刻而知其所以然者詳言之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矣

求反諸已而已矣 唐石本同此各本求反誤倒

注畫曰正 俗注疏本畫下衍布字案正義複舉云畫曰正云云無布字甚明俗本並正義亦添之最誤此與中庸注可互證也

燕義

司馬弗正 唐石本初刻征後改同此案釋文云弗正音征正義複舉作正云正役也此唐石磨改之意也征周禮注云凡其字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宜從征鄭所言或作正即如此經之屬是也於此注不破正爲

征者正自是征之假借且具在彼注故也

聘義 注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案正義云鄭解三讓而後傳命之節正當賓至主人大門主人請事之時案聘禮賓至大門主人陳介而請事此云廟門者有廟字者誤也案正義所言最是其衍者久矣釋文無明文不詳有否也 注公當楣再拜拜聘君之恩惠十行以來本不重拜誤脫也再拜句絕次拜下屬 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唐石本初刻力下有者字後改同此 圭璋特達俗注疏本圭作珪案圭珪雖同字而此經以唐石本及各本決之則相承自作圭不容改也 注惟有德者案惟當作唯凡鄭注例用唯無有用惟者各本皆誤

喪服四制 三年而祥唐石本初刻而下有大字後改同此 皆可

得而察焉俗注疏本脫皆字可下衍以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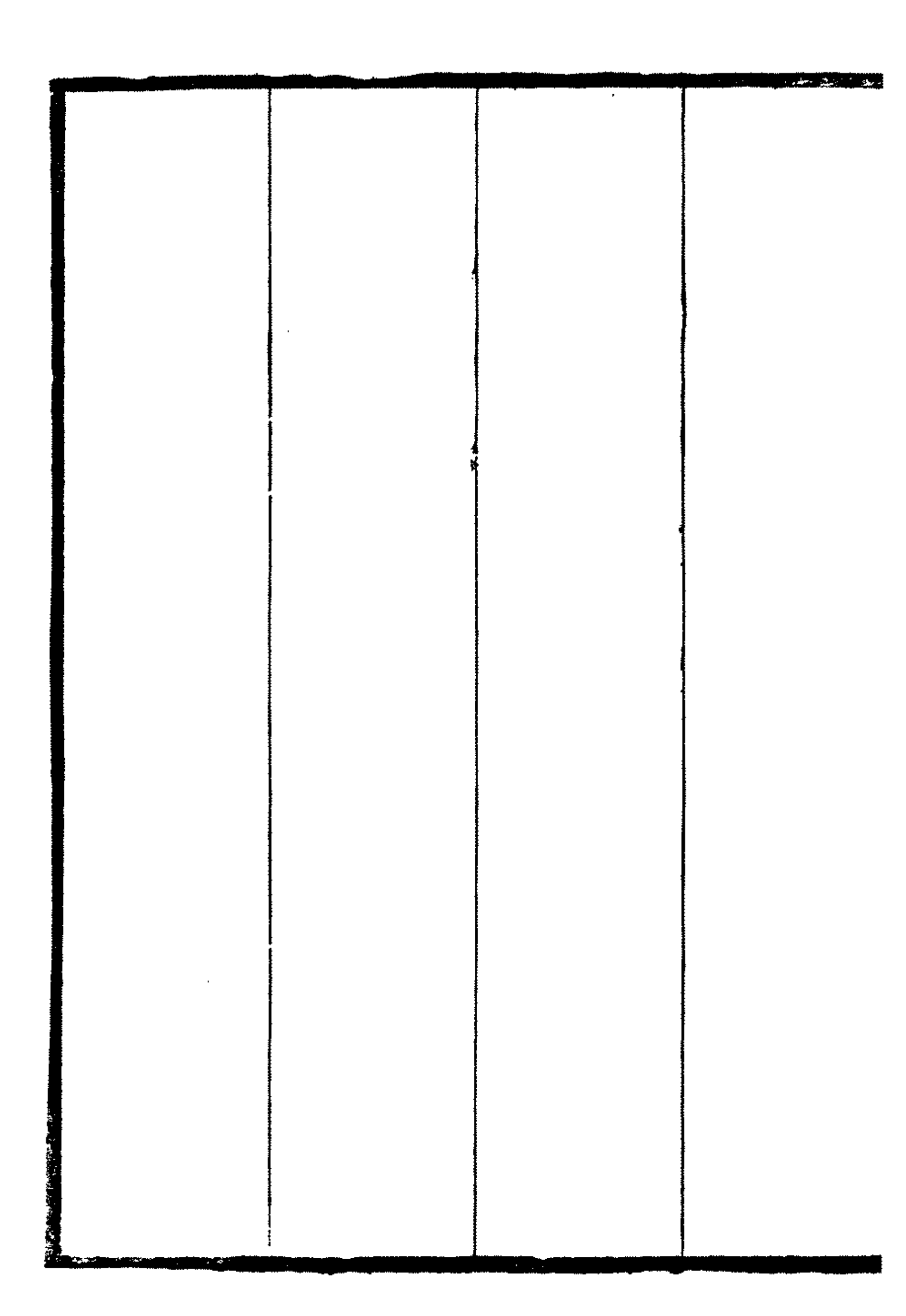
經九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字唐石本末題云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案互異者數標題與不數耳

注一十萬四千二百三十三字岳本皆無字數嘉靖本無此總計其每卷有但小異今不出

撫州公使庫新刊注禮記二十卷并釋文四卷案或目此爲宋監本最誤蓋不知此一葉元連二十卷尾其別出在釋文首者特工人裝時錯之耳今訂正凡此此撫本與宋監本有同有異略見毛居正六經正誤中茲於其異者未悉出因毛所舉大槩皆監之誤而此多不誤故也

湻熙四年案考宗丁酉也或目此爲北宋刻而南宋脩改亦誤當據此訂正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下



往者家從兄抱沖收善本經籍將次第刊行之不及而沒其收得各種皆廣圻預審定者也去年廣圻道過揚州時陽城張古餘先生在郡晃詢羣經轉刻源流廣圻因歷舉凡先後所見以對此撫州禮記鄭注其一也先生借而校之鈔之遂復刻之恐是非莫決又附考異二卷專慮壹志唯爲古人來者討而不知其他賢者之用心弗可及也已乃覆校未得其人仍以屬廣圻於是廣圻又何敢辭今刻成矣承先生前

命識其後深慼此書得託先生以傳之幸而私痛家從兄之有志未逮也兄名之逵元和廩貢生沒於丁巳春年四十五嘉慶十一年十月顧廣圻謹書

